

107526  
=6



尊水園集畧卷之十一目錄



程先貞正夫

德州盧世澐德水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墓誌銘

孫承山先生暨配合塋墓誌銘

周光吾先生暨配合塋墓誌銘

孟平野先生墓誌銘

德州左衛指揮同知儲乾脩墓誌銘

河間府河間縣知縣崕峽薛公墓誌銘

劉山泉先生墓誌銘

太常寺卿介清王公墓誌銘

劉玉臺先生墓誌銘

文學李胤芳墓誌銘

李忠庵先生墓誌銘

孝廉王開之墓誌銘

孝廉周粲甫墓誌銘

江西建昌府通判魯啓程公墓誌銘

張佐明先生墓誌銘

文學楊明楨墓誌銘

遼東前屯衛經歷從叔考二田盧公墓誌

銘

先兄太學生帶河盧公墓誌銘

誥封淑人程毋表太君墓誌銘

沈毋刁夫人墓誌銘

亾妻謝安人墓誌銘

亾妾桂枝墓磚記

鎮江衛李指揮柩誌

池州府通判孺萊金公生誌

具繇求友人作生誌

自題生誌

尊水園集畧卷之十一

墓誌銘

孫承山先生暨配合塋墓誌銘

余取友於甘陵得兩人焉曰無謀沈子粲甫周子  
顧兩人者時時稱說孫無疑氏余聞而識之無何  
而無疑粲甫同舉於鄉如車二輪鳥二翼也凡在  
同人動容鼓舞一日無疑欲訪我於園居先之以  
粲甫申之以無謀余聞而夙懷頓愜如就見之一  
見無疑管屨筮杖其容甚戚叩首流涕而告余曰

孤兒通生八齡而先君子見背呻風喟雨者垂二十年始與鄉舉長養成就秋毫皆大父力天平何降割我家如是之酷使大父侵尋竟不起也通仍一書生何能為先大父役所藉以闡幽表微惟此一片石乃今而托重於足下足下固樂道人之善者其令先大父長留天地間將孫氏世受其賜余聆若言為之咨嗟良久因取所狀之行而三復焉按狀公諱起嗣字伯遠承山其號先世東海上人元末避地來故城始祖太公留季子名五者家於

斯五生振荒年散儲德漸於鄉鄉人驩其義而祠之以子太僕公貴封吏部稽勲司主事贈文選司員外郎振生緒是為太僕公即海內所稱沙溪先生也鄉試中式第二人進士出身第一人累官至太僕卿多善政以直道忤時退而脩名山之業有沙溪集彙求續篇無用閑譚等書行於世太僕公生三子仲若緘嘉靖癸卯舉人季若樗蓬萊縣丞承山公實孝廉第五子自幼出繼季父後母楊氏愛如己出公生而穎脫不羣毀齒後就外傳刻厲

無間寒暑年二十餘補博士弟子員時蓬萊公退  
休家居優游物外為坐隱之樂公委曲承歡溫清  
之餘積學甚苦居恒悅淡泊寧靜於一切膏膩陋  
習滌鋤淨盡布衣蔬食蕭如也公雖恂恂儒生乎  
而天挺奇骨不畏彊禦會邑里多猾胥而恣睢者  
蓬萊公夙號謹厚羣不逞目為怯橫逆有加自公  
成立後戶外無人聲矣公既孤立行一意冷面直  
心族姓姻朋咸以嚴見憚弟姪輩時以疑事實成  
片言立剖姪光昭早孤外侮沓至公多方卵翼故

業賴以不傾質直而好義多此類及羅蓬萊公及  
楊孺人喪盡哀及禮公舉三丈夫子身作之師發  
篋陳書閉戶絃誦甚酣每當風雨鷄鳴之際父子  
兄弟金石相宣洋洋如也伯子總角能文試有司  
輒前茅仲叔亦向學篤銳人以比元方季方乃天  
碎國寶伯仲相繼而亡公於是泣下霑襟撫孤孫  
大慟曰吾家世清白有隱德當非一蹶不起者爾  
父若叔賣志以沒意茲祥當在汝小子勉之日省  
月試課孫如課兒及孤孫為諸生則令負笈從名

賢遊以廣學識為是無疑年未壯而學大成吐崢嶸之高論發浩蕩之微言人人自遠歲庚午舉於鄉哀然高第時公已嬰疾矣猶強起延客時時督無疑北上無疑勉強就道試畢即還視湯藥月餘而公卒時崇禎肆年肆月十日也距生嘉靖壬戌柒月二十八日得壽七十元配王氏景州太學生維屏之女有淑行事翁姑以孝聞先公四十九年卒繼配楊氏邑處士磯之女性端慧事夫子備極敬戒王孺人所遺一女撫之不啻己出至一切烹

飪縫織妙有天解一出手即精良御子若婦愷悌而肅至撫嫠嬾愛孤孫至大漸猶惓惓不置云生於隆慶己巳三月十九日卒於天啓甲子十一月初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公痛思其賢矢不再娶子男三長維新卽孝廉通之父卒娶棗陽知縣邑人張公之雍女次維京卒娶左都御史邑人馬公魯孫太學生邦材女次維泰武生娶景州處士王進賢女繼娶邑處士崔景後女俱楊孺人出女二一適南京兵部尚書邑人周公次子選貢生雋一適

武城縣王化遠俱王孺人出孫男三長通所謂無  
疑氏也庚午舉人娶邑人郭孝廉男武生文鼎女  
次遂庠生娶崔斗金女俱維新出次知由娶裴瑜  
女維京出孫女二字蘓士任范輔身曾孫女三尚  
幼無疑卜以崇禎六年四月十二日啓歲合葬於  
櫟庄北原新阡撰次行事廬子既任之矣於是就  
無謀粲甫商所以銘公者無謀曰公以名卿之孫  
視濃艷若涕唾被服寒素七十年如一日古心卓  
軌大雅不羣公蓋有道之士也是宜銘粲甫曰公

自少至老絕不喜周旋世故務簡慮澹得肆力於  
書本業外凡古今成敗得失靡弗了徹以至一經  
地志星曆醫卜黃衣虞初之說網羅漁獵貯之腹  
笥公蓋閱覽博物君子也是宜銘世濼曰二子於  
公見而知之不佞聞而知之矣雖然尤欲論其世  
焉當沙溪先生林間著書時輝光發於草木潤澤  
流於子孫一再傳而公接其統雖隱約不仕而詩  
書之氣愈厚矣鬱勃極而無疑起焉即欲不虎炳  
豹蔚不可得也原始要終公以一身挺承其間紹

前裕後其道德文章中大得力人耶是又宜銘銘  
曰貽厥孫謀遙繩祖武山川出雲天降時雨禮義  
為田聚族播耰獲而自得是曰有秋可祭於鄉知  
德者鮮我文昭之用示久遠

周光吾先生暨配合墳墓誌銘

廬子居廬救斷一切文字一月同社生歷亭周孝  
子毓甫持其所著厥考厥妣行狀求廬子為誌文  
申之以吾友粲甫之請廬子讀其狀而悲焉愴然  
曰此人子至情弟兄雅誼吾烏忍辭諸於是破戒

而任不朽之役按狀光吾先生籍故城姓周氏諱  
最字東明號光吾故大司馬衛陽公之猶子也先  
世曰珍曰良佐俱以大司馬貴大司馬有弟曰世  
懋即先生父先生生而神力出於百夫能舉石鼎  
如轉丸掌中彎弓運柶種種天縱不喜博士家言  
獨取孫吳諸書寢食枕籍曰道在是矣又濟之以  
當代諸公紆籌偉畧與夫地志圖經天下阨塞要  
害處簡練揣摩以至坐作擊刺諸法皆精曉熟嘗  
心知其所以然學成乃以策干當事者當事者深

器之目為燕趙異人顧數奇不得與功名會亦魯  
一中武科儻蕩不屑就繩墨最後會試復遭馬蹶  
弗克終場乃仰天嘆曰嗚呼窮矣吾吐氣若虹可  
以奔山立海今若此豈非天哉使僕僕大黃繁弱  
間老死不休與博士家毛錐子奚異夫神龍見首  
不見尾吾知所以自處矣於是被褐歸南岡日課  
諸子讀書不復問人間事先生喜飲酒每飲數三  
不亂壯歲時亦好鬪子敵道天性善射一操弓則  
歛鬚於口曰怒無不中者氣至耳惟嫉惡太嚴時

為鼠輩所忌或設穿以窘先生先生晚歲村居多  
用堅忍易箒之際慷慨言曰吾胸次如白日無纖  
翳可以脫手去矣善乎沈子無謀之誅之也謂深  
冬高寒之氣天地不能為之追隨閉門幽削之骨  
萬物皆當辭其紛披盧子又有言曰先生之養勇  
也蓋兼北宮黝孟施舍雖然有進焉者矣內行惇  
脩恂恂孝友藹然如弱書生且以大司馬為之伯  
父乃隻立單行毫無憑藉倚恃之意則先生之養  
勇也直能打斷世緣刀割水洗嗟乎真大勇也先

生生於萬曆六年三月十三日卒於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七卜以崇禎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塋於新原元配王孺人名家女自幼以淑聞及歸夫子克盡婦道夫子好武任俠不問家人生產即斗米尺布塩菜鵝鴨俱孺人手自經理絲絲入扣性精女紅人工天巧見者驚為鍼神事姑至孝姑病八年起立須人凡飲食鹽擲夜寐夙興一頓一笑非孺人不辦孺人精心靜氣妙手喜神與姑婉轉若一體然歷八年如一日姑每泣

向孺人曰吾當何以報子成子孝婦之行嗚呼即此段真可以感天地動鬼神矣故孺人之為孺人其他可及也其孝不可及也方夫子好武而不收武之效徒步歸來志氣拂鬱復有意外風雨艾而張羅孺人拮据百端委曲安慰凡孺人之所為者極難耳考孺人生於萬曆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卒於泰昌元年十一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有六脩身以事夫子者垂三十年生三子長承璽殤次承祚即毓甫也縣學生娶平原縣學生趙時復女次承

緒亦殤孫男一人絃縣諸生娶同邑舉人韓家楫  
女孫女二人長適棗強縣諸生李胤昌次適武城  
縣儒士王之相曾孫男二人曰蟾曰螽孺人既沒  
先生繼配孫孺人亦名家女淑靜可方王孺人歸  
先生三歲而卒年甫二十方兩孺人之歿也有先  
生在毓甫一遵父命今且從先生於九原矣毓甫  
乃闢地代石盡情盡禮復微不腆之言以安窆首  
來狀絕痛悲涼次骨盧子方伏草土觸緒傷心凡  
數乙而讀始竟又閱百日始勉強操觚蓋淚出而

筆投者屢矣嗟我無歸之窮人安能副工文之孝  
子不負地下定負地上爾是則不孝之所為申且  
徬徨慨愧交心者也然既已誌之不可不銘銘曰  
父好武子好文昌其氣張其軍韻鈐秘詩書芬為  
麗日為油雲身雖隱後有聞魁然者先生墳我作  
銘詩先生其神聽而欣欣

孟平野先生墓誌銘

吾州有隱君子平野先生姓孟氏諱平野其  
號高風潛德於世未數數然有子曰願奇士也與

余善泣述其先君子之大畧曰先君子平生學問以知命為宗每謂善賈者類忍放利者多怨故從來於錢刀事一無所涉守口甚嚴朝夕告教小子謂一言媚人即為辱階一言忤人即為禍基惟簡默可幸無罪性不樂城市丙舍在遠邨中一室坐卧宛爾深山書數帙茗一椀仰思俯畫時若有得焉又時若有憂焉至古今輿圖天壤奇勝一一譜諸掌上當草舒木脫時輒登高獨眺五岳十洲津津在杖屨間每謂於天下事如眼數雨而嘗歎其

賤貧嗟乎人知我父之厚孰知我父之深入知我父之恬退孰知我父之英特蓋吾友所以述其先君子者約畧如此又痛哭而道其先慈也謂太夫人有至性有大才相夫子服事兩尊人友愛諸姊妹為德於友朋及鄉黨鄰里殫盡血誠出於慷慨椎布操作手盡龜而不知劬半世辛勤惓惓注之孺子想吾友於鷄聲燈影下所體察其教愛者微矣道未及終捨地撫膺哽咽不能語於是馬先輩幼參為之著狀狀幾二千言皆實錄余受而讀之

喟然歎曰先生蓋有道者也讀書期於明理而未嘗干祿脩身適以齊家而不必見世古稱闇然君子非先生而誰為之夫先生杜機既深遂追鹿門遺蹟夫婦偕隱東岡之陂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志無窮而聲已銷磨盡矣余又身隱無文其誰能聽之雖然儒仲伯鸞遜世而至今流光吾世有平野先生始覺古人去人不遠則何所藉余言為而余言於是乎乃不容已也原先生先世居鄒徙於青復徙於德遂隸籍焉數傳為義德公家世長者

至義德公而好為長者益甚仁心為質坦懷春盎與人交有始終恒以卹人故自破其產豁如也感異夢而生先生先生而魁梧竒偉百人亦見千人亦見性沉靜不喜飲酒惟以典籍自娛家人生產付之不問即耕者所獲亦淡泊相遭而已夫先生潛於隴畝乎而卓越有淵識當辛丑歲大侵人朝夕不保先生自顧其困尚有餘藏急欲施以周急已還自念吾柰何以布衣而操賑者之權乃設一易粟法善巧方便默以行仁一時持敝帚敗絮

甚至不堪舉示之物而來者咸囊粟而去同鄉賴  
是無死徙歸眎其困中廓然虛先生克然若有得  
也曾買宅忘券宅復他鬻竟推宅與之毫不介懷  
尋常好行其德多此類先生賦性至孝聚百順而  
奉之義德公及義德公以天年終先生哀毀骨立  
諦想義德公意中所樂之丘傾囊購得志物兼盡  
及至塋遠邇來觀之弔者大悅會郡守蘆先生有  
幹濟才急以一椽相屈先生深耻之思欲潔吾身  
不供一官以歲吾身遂輸金兵曹告成事賀

容正及門先生取冠帶立焚之從此堅卧丘園更  
無一步至城闕矣端居深念身既不獲卒業斯道  
昭明昌大是在後人至吾友青其衿而先生喜可  
知也顧前此曾列名成城冊中應供肴鍾茲當事  
者以衣冠相引重欲易而之他先生聞而密誡曰  
小子而不知乎徃役義也且已所不欲欲施何人  
魚稱貸為之前驅若持戶未嘗有孝秀者然先生  
隱居既久聲氣俱恬呵厲不及犬馬壻前鳥雀亦  
馴減獲輩化其善氣俱蕭然有自得之意非有道

者而能若是乎先生素善病至天啓丁卯秋轉劇時吾友將赴鄉闈聲稱藉甚合山以左擬第一人相待顧日侍湯藥決意不往先生覺之不憚慨然曰余先鄉人也自來茲土七世矣念祖修德食文章之報當在於汝時弗可失小子其圖之吾友俯首流涕勉強就道甫畢場縋而出既抵家而先生之病病矣越翼日先生卒是為八月十八距生隆慶丁卯十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一元配孫孺人先先生卒淵懿端淑女中君子也與先生合德偕

隱相重如賓事翁姑曲盡婦道宗族稱孝焉又脫盡閨中纖嗇陋習婉轉為夫子行仁簪珥常在質庫纂組之工疑出天授而初不沾沾惟五味酒漿是精是慕供祭祀肅親賓井井條條洞中倫脊居室清嚴甚湛如謐如而教兒一事則驅寢興以狗之矣綦履筆牘悉手自排績每於杼軸間撫之告之激發之慰藉之精進而色喜勞瘁而心憐喘息相屬細若氣微若聲吾友所以痛哭而道咽不能語撫膺捨地徬徨鷄聲燈影而不能已也於是孺

人葬二十年矣吾友詹期告祀敬於茲歲十一月  
二十七日奉先生柩啓壙而合之玄堂虛左白首  
同歸斯所稱鹿門遺蹟者乎儒仲伯鸞何多讓焉  
先生配孺人生男子二長紹周卒蚤次願州學生  
娶處士賈文範女卒娶學生夏錫玄女卒今娶庠  
生王化义女女子一適太學生姜遇周男棋孫男  
一冕聘庠生李聚順女孫女一未許聘先生繼配  
為今田孺人無出廬世灌曰余嚮也魯親見先生  
云身長八尺頭骨峽然如圖畫中古丈夫一見令

人神聳即之也温及順下風而請教惜語如金即  
涕唾亦不苟胸中波瀾甚濶經緯甚密而特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先生盖有心世道人也特不用於  
時耳則舉一隱以槩先生先生寔應且笑然而先  
生隱矣隱而隱不足以盡之隱而無不隱以雜之  
微妙玄通無得而相說在季咸之見壺子矣况吾  
友旦夕决起昭明昌大食文章之報以還報先生  
因而告世之立言君子定有賢者識其大者余不  
佞曷足以知先生哉始妄誌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有不亾者存而何傷乎死也雖不得之彼而乃得之此也潔其身而身全奚必仕也作述以侘茲丘終復始也魂慰於幽徵諸子也既堅且密萬億斯年綿綿膺厥祉也

德州左衛指揮同知儲乾脩墓誌

嗚呼此吾中表兄儲乾脩先生之墓也先生沒十年矣其丰神有宇猶歷歷在吾眼前回思疇昔周旋遂成昨夢今又將大歸玄堂松楸揜映余忝在後死因救淚而任其石言嗚呼痛矣按先生家故

世祿為德州左衛指揮同知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某某配高氏舉三丈夫子而先生居長承襲父職因輟鉛槧之業與介冑為伍雖非中心所好而在戎詰戎先生不敢離局也慨屯規之壞久矣先生初任即蒞屯政洗手盟心徹底釐剔三年有成聲流譽起因筦衛篆焉筦篆雖云雄職而闕茸輩處脂輒潤視若踐更即衣冠掃地不恤先生毅然曰是豈人所為哉吾當竭力奉公以不負此官間執說者之日謂武弁者流故應爾爾今乃自我一

灑之且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也大約先生為政  
持大體絕陋習不以一毫染於己不以一毫挫於  
人在守官不過恒理在衛曹中固已開天闢地矣  
筦篆例更番汎舟不肖者直囊橐其中貪財壞精  
致舟中之人皆敵國先生膺運務仍有以數百金  
私之於水次者先生棄如涕唾謂害衆軍旗而利  
一已少有良心者萬萬不為嗟呼安得此長者之  
言而稱之是非薦紳先生所得未曾有者乎先生  
既孤立行一意上官咸珍為鷄群獨鶴刮目相待

先生益發抒暢所欲為儻然於儕偶中自成一光  
明磊落男子即儕偶中有鼻哂目攝者不顧也然  
繇此亦得伉直名而儕偶中與接為搆日以心鬪  
從而引繩批根譎張為幻天水遠行先生亦奔走  
禦侮多脩規軸決不肯小折以快仇人之心而仇  
人亦卒無如先生何夫先生固薑性鐵骨初未嘗  
以意氣加人處親戚朋友間油油溫剗愈久愈令  
人思世方等錢刀如性命先生視若浮雲當其慷  
慨揮斥累百至千即挫產而眉不皺好行其德更

僕未易數要從一片真誠惻怛逆激而出與內交  
要譽者全別卓哉此先生之所為古俠也先生性  
至孝未嘗一飯忘先將軍事母太夫人色養備至  
啓手足時含淚長別惟以不得終事太夫人為遺  
憾愛而弟如至寶而弟遊上庠為名士先生日夜  
望其摩天而去一豁胸中之氣每謂武人粗官如  
復爾爾必文章始足以光華身世耳其聚族而謀  
者此物此志豈尋常兇豷所能望其涯際哉  
予論次至此不覺喟然歎曰儲先生殆一世之

人也平生於酒色財刀割水洗雪淨冰融無幾古  
所稱三不惑其為人黯然而黑瞿然而長洞達挺  
特如竹秀松蒼一見使人精神頓生射命中能御  
泛駕之馬迴策如灤大槩橫飛不可嚮邇驟即之  
恂恂儒者也余少時曾與同學猶記其克勤小物  
即筆牘巾履莫不精妥蓋先生整暇之一端云

河間府河間縣知縣嵒嵒薛公墓誌銘

萬曆乙卯余與薛嵒嵒先生同出金壇段老師之  
門而嵒嵒為冠嵒嵒長余三歲余兄事嵒嵒德業

相勸道義相督即僑札不啻也至天啓乙丑吾兩人復同成進士盍簪之日相視而笑會嵒崒出宰河間河間為三輔劇邑夙號難治嵒崒碑精官下潔白恪勤戊辰大計吏而河間治行為天下第一余時牽絲版曹時過嵒崒握語酒中慷慨言曰薛君男子不負所學嵒崒亦以若保赤子為已任而嵒崒還縣余得請侍養歸里書疏往來相勸相督益拳拳不少置忽有傳嵒崒物者余方園居讀書聞之廢書而哭於邑者累日非為平生相暱故悲

也悲國家失此寶臣悲海內失此吉士昊天不弔遂至於斯夢寐相求每深悽斷今年秋厥子文學棠持狀來徵銘回思嵒崒之物已四載矣余又為之廢書而哭愴然曰余與嵒崒德義心知也使余先死則嵒崒銘余乃嵒崒違矣余不敏其何敢辭於是雪涕而誌其凡爰繼之以銘焉誌曰薛公濱人也諱文江字紹黃別號嵒崒曾祖諱蘭善計然術以貲雄於里祖諱民悅沉毅權奇善為人謀事父諱鎰是為贈君生而家敝矣刺經於縈蒲之墟

問業者屢滿戶外雖以縫掖老而為齊魯儒宗舉  
三丈夫子伯文漢季文河公其仲也公生而穎異  
甫成童即日誦數十百言側弁而哦動皆古文辭  
出而應州府試府主大奇之薦之學使者隸籍上  
庠公自是造益深名益高雄長山以左稱大師矣  
與贈君並登壇授經一門之內絳帳雙懸公以絃  
誦為溫清以溫清為絃誦小築河干風雨鷄鳴之  
際彈琴而誦洋洋如也無何而贈君病不起公墨  
毀柴泣血漣如哀感行路事如父愛弟過身

伯也為惡少年所搆幾陷不測公肩布囊以从不  
舍晝夜周旋於鼠牙雀角之間塗次覓衛為執鞭  
者所侮赤風烈日困頓幾絕經營奔走凡兩年餘  
始脫兄於厄痛弟蚤世取其遺孤撫育之視棠有  
加凡公所處者極難耳苦心焦慮曲折百端而於  
本業乃益精辦逾壯始登賢書又遭迴良父始舉  
禮部歷年多積學厚心以操而彌清識以練而愈  
老於凡世務窳會已無弗周微矣太史楊公亟稱  
其對策謂可作奏疏則公豈暖暖昧昧學一先生

之言者哉其令河間也勤恤民隱爬搔病癢一以赤心白意仁人君子之道行之不惟無文士氣抑并無能吏氣凡折獄懲奸發倉行水他人所極力表暴以博神明樂只之譽者公出之裕如聲色不動第以為問崔蒔花出作入息之常而已緣其仁心為質薄趙張而宗遂霸故發奸擒伏非不洞若觀火而意乃寬然有餘議論常依長者不數月政通人蘇聲光藹快願受廕為氓者遍鄰封也會滄州缺守滄之士民迫欲得公公受檄攝滄遂建白

當道為滄民請命思滄民所疲於奔命者無如駟驛駟驛之苦則不均故耳均必自計始按地不蠶懸金募役較若畫一請自今著為令滄之民脫然喜可知也相與尸而祝之不異河間人先是公蒞任甫三日即有禦人於境上者而界乃屬之肅寧公投袂起曰讓夷急病在彼即在此也况元惡大憝縱橫於我土地吾恥之遂介馬而馳激厲諸健兒曰壯士為吾殺賊賊擁衆負隅列陳以待其鋒甚克公命兩翼橫擊之直縛渠魁群不逞咸烏

獸散境內肅清萑苻絕警公課政之餘喜與諸生  
談莼凡領君指授者為文俱有法一經品題其人  
即摩天而去瀛人士炳蔚而興者公之教也奮武  
揆文為時模楷識者謂公有兼才云君既膺覃恩  
贈兩尊人如制忽憶嚮者贈君大漸時曾屬曰急  
着焚黃爾時殊不得其解及茲憬然發寤於心乘  
計典竣馳歸展墓告成事於兩尊人宣綸緯焉藉  
令稍一遷延竟卒於官下不幾抱終古之歎乎此  
又公純孝所格神之聽之不可思議者也公之精

力盡於河間雖休勿休浸尋耗瘁當啓手足前數  
日猶力疾視事案牘井然彌留之際崇捧足而泣  
初無一語及私猶子桂遠自里中來先問展墓事  
次問伯氏健否須臾長逝矣時崇禎己巳正月十  
四日也距生萬曆乙酉七月十一日得年四十有  
五元配處士郭應吉女敕封孺人男二長崇增廣  
生次杲茲於崇禎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塋於城  
南三十里祖兆之陽廬世准曰崑崙先生天下偉  
人也體幹魁梧骨氣洞達朗朗如百間屋與人語

吐出心肝而深潤不囂復藹然如夏之靜雲賦性最嚴取與一介不司服食器用備焉而已所著有尚書解大約隲括金沙攜李諸先正而裁以己意最難折衷已刻於瀛之賢舍性好讀史不喜浮學於鄭漁仲通志一書尤悉其倫脊激及首尾每與余遇輒披襟解帶流連竟日夕使在他所聞以雜客抗手高揖凝如也余猶憶彈冠時就先生說治道先生曰莫要於平余曰盡此乎先生曰盡此矣吾聞之箕子王道平平夫一平足以蔽王道何有

於蕞爾邑彼猶龍氏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乃術耳非道也余時甚肯其言繇今思河間之治何其平也簡而當中而不盈餘韻流風恒令人裴徊無盡余每過河間輒曰此我峩峩兄之桐鄉河間人咸涕洟而道先生治狀蓋先生一身常縮兩綬自朝至於日中曷不遑暇食人皆集於逸而已獨集於勞經德不回以死勤事嗚呼是足以志先生矣又未知果足以志先生否也謹拜手而為之銘銘曰清真博大紹黃氏流光耿耿何嘗死身所不盡

留於子文獻足徵終復始

劉山泉先生墓誌銘

山泉先生有孝子曰嘉胤嘉胤即世淮所兄事之  
象山也象山先余舉於鄉至今猶待價回思吾兩  
人共硯席時夜闌燈地風雨鷄鳴每執書以泣綠  
吾兩人俱為孤兒而象山為一月孤尤嘗苦辣每  
語及家世輒心折無一寸即欲彷彿其先君子之  
音貌將從何處摸索則今日所以流涕陳辭者皆  
出自兩貞毋口述大約如六一居士之表瀧岡鳴

呼可悲也於是山泉先生沒五十年矣向在淺土  
今乃大歸象山曰月月有時謹以一片幽石託之  
吾子世濶曰我心也於是齋戒危坐而誌山泉先  
生先生姓劉氏原籍直隸蠡縣始祖景原徙家德  
州景原生伯能伯能生倣倣生茂茂生志五世力  
田有隱德志生延齡領嘉靖壬子鄉薦歷官代州  
知州以循吏居鄉是為先生考先生諱蒙亨字克  
之別號山泉清穎冲和出自天性美鬚眉善談笑  
舉止詳中與之遊者人人意消即臧獲輩未嘗以

言色相加生平不耐折簡召客偶相過從小飲成  
狂款曲特至容更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先生蔚有  
勝情雅尚析其才具足了十人以至遊戲場中皆  
有先生分身在焉則其風韻適也夫先生即不廢  
豪舉乎而舉子業實所究心構精舍為截脩地真  
叅實證下問虛詢以朋友為性命顧好竒服即驚  
人不恤四戰四罷氣未歇也先生內行淳脩篤孝  
善變事厥考代州公最得歡心代州公晚畜兩妾  
生二子先生友愛特至飲食於歲不間晷刻已相

繼天折先生痛如失左右手云先生有姊適名族  
中落食貧慨然割負郭田一半與之厥妣筐篋舉  
界姊氏未嘗着瞬人人為先生難焉即代州公亦  
大竒曰吾子此舉豈可於今人中求哉妣張宜人  
得未疾先生日侍左右經年不解衣帶及卒泣血  
幾死顧念代州公在乃勉起襄事盡情盡禮必周  
必慎拮据勤瘁而先生病矣浸尋骨立遂至大漸  
於時嘉胤生甫彌月先生跪辭代州公曰老父在  
堂兒不能終事不孝之罪通於天矣時兩貞母侍

疾復訣曰汝二人善事老父撫養孤兒天如不絕  
劉氏此一點血胤實式憑之閉目少頃復甦曰此  
何日也兩貞母曰八月初九先生曰使我不病此  
時正在場中事筆硯矣言訖而逝嗚呼先生蓋死  
孝而抱長憾於功名者也方適萬里未出門而車  
輻折可為扼腕然冲襟善氣油油與偕渾乎如未  
琢之王孚尹旁邊遂有象山又有孫焉有曾孫焉  
泉厚流長放乎四海竊聞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  
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則先生之天氣足以取耳嗚

呼何憾哉先生生於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初七日  
卒於萬曆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得壽三十有二元  
配顧氏繼配李氏李氏徐氏側室張氏實生嘉胤  
徐氏矢志撫孤以底於成白首同歸奉旨旌表雙  
節所謂兩貞母也先生蚤生一女名全不育子一  
即嘉胤嘉胤中萬曆己酉鄉試娶張中美女繼娶  
翟大觀女陳無虞女司訓石成璧女俱蚤卒復繼  
娶任遜女孫男四長日嶸次日顯三日昌四日芳  
今卜崇禎丁丑十一月二十日塋於城東祖塋之

次舉徐夫人樞併諸夫人樞而合寔焉嗚呼世淮  
既與先生重開生面矣先生在此乎在彼乎試聽  
吾銘詩銘曰始以為天道夢夢彼蒼太忍胡厚斯  
人之秉賦而算乃窘或者有數存焉特不得其朕  
靜言思之不也妙在從容正弗貴緊承天莫若嗇  
有餘不敢盡德慧術知恒存疾疹真氣氤氳悠然  
徐引乃裕後昆博大敦敏如山吐月如土出筍光  
潔條直精誠明允又如紫海瀾迴無畛與道翱翔  
為世標準自今以往真先生之玄房播其令問千

萬禩不殞

太常寺卿介清王公墓誌銘

公諱都字懿伯別號介清先世文登人徙家德州  
左衛高祖彥禮曾祖海祖秀秀生祿祿配于氏生  
子二長春滋次春澄是為公父勅封文林郎配蕭  
氏繼配周氏敕封孺人生子三長即公次政次猷  
公幼而攻苦本業已百已千務以勤勝家貧無力  
購書凡所誦藝文俱翻故牘書之精熟上口析肌  
分理當遊庠序時學已成矣偃蹇數載夷於眾人

萬曆壬子學使者拔居第一而名始著自是開門授徒執經者數十人公以數為學業益醇粹簡練揣摩絲絲入殼天啓辛酉秋賦吳鹿友先生大賞之遂領鄉薦壬戌下第倍加磨勵午夜一燈辰寤萬字不異諸生時所業彌入神境中乙丑進士初選元城繼補滑縣凡兩仕為令尹縣之人尸而祝之百姓謳歌如出一口試提兩地論之元城劇滑縣腴公馭劇以靜弗動聲色處腴不脂盟心洗手更可異者公以書生而辦吏事老猾積蠹嚙指不

敢嘗試擒巨盜如承蜩豪少年悉毀賭具人目為神君云然公實仁心為質溫良長者所著天雄平反一書其於輕重出入之際三致意焉蓋體兩尊人慈指推廣仁術其情摯其機圓每展卷一讀而哀矜之意猶氤氳紙上公又著為令十二告正告海內不憚諄復留譜與人以保赤子嗚呼何其厚也公既以治行高等為畿輔冠顧孤立行一意絕不瞻顧要津行取考選止擬南臺賴先帝聖哲手自簡拔徑授給事中公既以孤踪獲上益思致身

報國所言動闕天下大計時有統百官而墨者公  
首發其奸不惜一官以肩克險先帝深知公剴亮  
赫然震怒不移日而逆墨宰當是時公直聲動天  
下凡願納交公者履滿戶外公杜門手一編不屑  
也任禮垣都工垣前後凡數載冰兢如一日少暇  
則讀書不輟資深望重陞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  
常寺少卿會本寺缺正者年餘是時先帝勤於禮  
不閒風雨寒暑公攝事固敢軼越平生所學惟一  
敬字至此愈覺關合已陞本寺卿舉朝以公輔相

期待而時移世易天地反復公鬱憤自傷死矣嗚  
呼痛哉據公一生行業自為博士弟子以至奉嘗  
始終條理井井不紊孝親友第當於上古求之叔  
季不足論矣公服官政不廢述作史究一書關涉  
最大繕寫而未付梓稿已灰燼所傳者惟法戒編  
棠棣客問朱子漫錄等刻俱能醒世淑人深有補  
裨余薄劣粗疎受公切磋最久同遊泮同成進士  
家居比隣官京師寓復敵戶每夕必招余飲以十  
巨觥為率不容余醒不令余醉相將以道真味藹

然別來五年頓成隔世嗚呼痛哉今年春公為余  
作生誌從京中寄至余捧之悅甚謂我得公便足  
了一生乃余猶醜顏為人復為公誌其墓將何以  
為心耶嗟嗟公誌簡而文余誌不文而簡寂寥數  
語纔得十一雖然公亦足以不朽矣公生於萬曆  
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午時卒於崇禎十七年四月  
二十七日午時享年六十歲配趙氏為隱君趙汝  
陽女敕封孺人子一慶泰女三一字胡孔源一字  
程彥倬一字翟縉茲卜本年十月十六日葬公於

祖塋之次間闕扶柩歸里惟趙孺人是賴拮据囊  
事則兩弟任勞銘曰太史公傳循良楊道州居諫  
官心休休其若谷意炳炳其如丹歷仙垣與清卿  
儼月皎與潭寒根柢之以至性灌溉之以文瀾忽  
龍蛇之起陸深志士之心酸既不愧以不忤則生  
順而死安勒貞珉置幽室垂諸萬禩弗刊

劉玉臺先生墓誌銘

余弱冠時即好稱說仁人長者或誤聽一薄戾語  
輒竟日不樂自知事以來其好稱說長者愈甚間

嘗聞玉臺劉翁真長者也顧翁肥遯於東岡之陂  
與城市迥絕余亦東西遊走不常厥居雖嚮慕翁  
殷竟未獲撰杖屨晚乃與其孫珪遊珪負異才為  
諸生最有聲文昌氣振不減余諸生時而蘊藉過  
之余故數相從交杯酒焉其人叔度千頃藹然如  
夏之靜雲及其商畧文事則湧思雷出九天之雨  
同來四海之水俱立矣余私詫曰此必有本深山  
大澤實生龍虎非是祖不有是孫因益稔翁之素  
履無何而翁以天年終珪隨其父若叔捧翁行狀

而問銘於余余固夙慕翁者曷可以不文辭又翁  
仁心為質廓然長者生而為一鄉之善士歿可祭  
於社闡幽表微有實錄在即文無害也翁姓劉氏  
諱汝梅別號玉臺原籍山東萊州府之平度州天  
順中有諱大公者始徙德州而家焉數傳至曾祖  
鎧鎧生江江生進則翁之考也翁少為掾有清謹  
名會念兩尊人年運而往不忍以五斗易一日遂  
絕意仕宦戲綵膝下凡可以娛之者無所不用其  
極及卒也鷄骨支床幾於死孝而襄大事均如禮

待諸姊妹情文曲至無間於兩尊人之存亡又無  
間於諸姊妹之存亡視甥與孫不稍差別蓋天性  
之過人如此翁雖素封乎最鄙世之錢虜腐其財  
而不能攜之以入地也周急補匱日以為常初非  
涉於擬議猶記萬曆乙卯歲大侵翁盡出困中粟  
以賑之鄉人免於死徙其他橋梁道路採斂維新  
費金錢多多許即浮屠老子之宮俱待翁而輝煌  
焉此余所謂仁心為質非僅好行其德已也翁起  
家農殖雅重儒術竹素開園群玉為府悅禮樂而

敦詩書殆不啻鐘鼓琴瑟云至文士之單赤者尤  
所加意偶一日見里中兒為撫塵戲翁慨然曰父  
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童蒙求我意在斯乎  
為築義塾設絳延師來學者或多至數十人均代  
行束脩以上居鄉德望巋然如王彥方人有不善  
未嘗不愧翁知偶親黨中有賡斗粟尺布之吟者  
翁潛出金以彌縫其闕乃大感悟復為兄弟如初  
翁生平諸古誼固已丕著鄉邦前後州大夫廉其  
行各為之表宅里樹繡楔人皆曰布衣之榮余獨

謂仁人長者誠不可揜之大驗也翁為人溫良博厚與人處不立岸谷人咸油油不忍去客至不喜排當惟濁醪清醕小摘新炊而已興到亦悠然獨酌做安樂先生之微醺賦稟過人老尤善飯自元配逝後絕口不議衾裯事澹然獨居宵澄朝徹識者方卜其頤期遐筭乃偶示微疾遽至大漸客有候之者翁嘻笑言曰吾從來不作一欺心事料地下與地上無兩也又何歎乎哉倚仗逍遙而化至殮時顏色如生翁何帝長者又似聞道矣時崇禎

元年正月廿日距生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四越明年二月十六日葬於城東祖塋之次啓元配孟夫人竈而合焉孟先翁五年卒自有誌丈夫子四煥庠生娶陵縣庠生于我女燁庠生娶福建興化府知事閔希哲女燦庠生娶陵縣陝西道監察御史康丕揚女炳庠生娶任遜女繼娶李崧女女一適姜楹孫男五曰埤曰垓曰坦曰坊曰址埤廩生所謂負異才有聲諸生間者也銘曰生而康兮視履旋兮歿而寧兮樂歸全兮敦

今侔於天兮乘遊御翩翩兮貽厥孫謀玉生煙  
兮其彩麟鳳其心岳淵兮鳴必驚人竚高騫兮展  
也翁之賢兮是為劉氏之阡兮

文學李胤方墓誌銘

胤方大兄古倜儻磊落君子也余於友朋中嚴事  
胤方胤方弟畜余相得甚歡胤方曾與余伯氏結  
婚姻之好顧特於余暱即一歲不數見見必傾倒  
或酒闌客散胤方必堅坐俟余盡醉同行兩人之  
相歡如此及其沒也余於役京口不獲執手而訣

今將塋矣其子孝廉君脩狀求銘孝廉人文如氷  
雪語語實錄余讀之不覺淚洒行間嗚呼所可藉  
手以報先友於地下者此耳於是端拜而誌之曰  
胤方姓李氏諱嗣美字伯憲別號胤方先世江西  
贛縣人始祖清以從戎隸籍德州衛清生琳琳生  
芥以子貴贈監察御史芥生逢時繇監察御史歷  
任山西左布政使逢時生二子次汝棟中隆慶庚  
午科舉人汝棟生煥太學生煥生二子公其長也  
公生而穎異不與嘗童伍伯考洪洞公深器之恒

曰此子若非國寶定為家璫甫垂髫即遊泮志大  
心虛尊師取友研席間所咨叩者甚至居恒無他  
嗜好惟剗心於本義凡古今訓詁靡不取而研究  
冰解凍釋寸心自喻欣然曰道在是矣發而為制  
舉義淵懿蘊藉似嘉隆間大家曾受知府主受寰  
文公文公負人倫鑒得公卷大奇之拔居第一逢  
人說項以為國士無雙數奇不偶屢試報罷文公  
甚惜之每告人曰吾不識湯宣城而宣城魁天下  
吾深識李德州而德州老一經有數存焉可奈何

其為名公鉅人所歎服如此公之嚴君勝情好客  
及公身而產已中落公絕不關懷與二三同人讀  
書談道泊如也公性喜交遊遇人無城府把臂談  
言肝腸盡露聞而滑稽玩世詭隨淺者意無可不  
可一至大節攸關義所不然山嶷斧斷無毫髮假  
借丁外艱哀毀幾於滅性云公仗清剛之氣洗手  
盟心長貧不悔曾有至戚以重貲託公市美材者  
同事鬼輦謀以贖物冒真而微詞餽公公動色峻  
拒之曰此豈人所為爾以李胤方不丈夫耶言者

大慙公生平潔身不負人大率如此公課子最嚴  
孝廉幼善病時施夏楚挑燈口授每過夜分少子  
祐元孫浹相繼成童提耳而誨不少姑息今孝廉  
蔚有公輔之望而祐與浹駿發庠序間旦夕飛舉  
公之家學淵源一何長且厚也公晚歲為林澤之  
遊枕河開園倚樹而讀凡田夫野老以至五尺之  
童皆通懷抱解衣推食一鄉咸飲太和覺武陵花  
源去人不遠綜公一生行業一言以蔽之曰誠善  
乎孝廉之言曰先君天懷樸直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遇善必揚不善必教踈脫慷慨從不作一違心  
語生平不知欺人胸懷浩落見者有無懷葛天之  
思焉嗚呼此余所謂個儻磊落君子也公生於萬  
曆戊寅二月初四日辰時卒於崇禎庚辰五月初  
十日未時享年六十有三元配高孺人先卒自有  
誌子男二長允禎即孝廉君崇禎癸酉舉人娶廩  
生宋懋胤女卒繼娶儒士趙懽女卒繼娶廩生董  
元勛女次允祐庠生娶處士周呈芝女卒繼娶處  
士魏璫女女三一適廩生陳洪謨卒一適庠生俞

道行華一適指揮孫弼明孫男一浹廩生娶庠生  
劉育民女禎出孫女二尚幼一禎出一祐出曾孫  
一松尚幼浹出茲於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葬諸祖塋高孺人偕銘曰功名有命文章有神德  
馨書種化舊為新奕奕振振有子有孫不於其身  
於其後之人

李忠庵先生墓誌銘

夫履信思順百行之攸貴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  
故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會心而遊者天所厚也

則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市朝誠難乎覩矣何  
意鄉黨中乃有忠庵李先生其人豈不偉哉忠庵  
先生吾郡之幽居者也任真忘懷休心於自得之  
樂者七十餘年今往矣家嗣孝廉君述其平生懿  
行而託不朽於盧子盧子讀而歎羨者久之因約  
畧比屬為先生誌其大都先生上世原商河人始  
祖諱子實子實生敬敬生柰柰生璉璉生志臯志  
臯生二子曰蘭曰芝先生為芝出行居次先是蘭  
避家難携其子大華爰來於茲李之隸籍安德蓋

自蘭始先生依其伯父偕來遂家焉卜居於城之東村茅屋瘠田躬耕自給初不知人世有城市事無何而大華領萬曆癸酉鄉薦大華之子誠明又領萬曆甲午鄉薦一門衣冠後先競爽他人有因人熱者矣先生與兄若侄周旋寧作我也茹藿披褐緩步田間蕭蕭然居常自矢曰無榮辱即是富貴無是非即為安樂嗟乎安得此有道之言而稱之天性最孝友事兩尊人曲盡子道從兄撫弟動法古人而明秀豁達排難解紛別具一副俠骨性

微卞急一涉不留光風霽月恬如也生來獨喜談陰騭事太上感應一書畧皆上口時時為里人誦之歲大侵村氓有欲轉而之他者先生垂涕泣止之至自輟口實果彼枵腹又聚衆而畫補救之策凡隣近少有蓋藏者各出粟若干碩倣古義倉法行之行之數年而天不能災矣至埋枯骨一事尤足以敦薄夫而惻仁者先生老於田園乎雅豪酒每歲傾家以了麩藥事客到必留飲飲輒醉醉輒歌歌聲參差衍曼一座盡歡故里中長幼卑尊靡

弗欲共先生飲而其課孝廉君特嚴甚孝廉君在上庠最有聲乃小得意則小抑之大得意則大抑之惟恐以名高故而習於沾沾者流至天啓丁卯孝廉君捷音至先生是時已有末疾九年矣喜極而繼之以泣及孝廉君衣冠拜於床下先生正色曰急謝客無荒思廢業其抑之如故也屢遣孝廉君偕計吏上京孝廉君低回不能去先生勉作健狀且慰且遣之孝廉君不得已就道甫踰歲而先生之病病矣孝廉君在關中不知也歸而一慟幾

絕原先生所得於天者厚極人世之榮烏足與易而光遠有耀遂暢美於孝廉君且玉樹琪枝皆庭穎列君子長者之報良不誣矣先生諱應科鄉黨愛敬之咸稱為忠庵先生先生生於嘉靖丁巳十月初三日卒於崇禎戊辰二月十三日得壽七十有二子三長讚明丁卯舉人娶薛名世女次諫明娶趙朝用女次試明娶張東周女女三一適故郡吏李三戒一適州增廣生呂之蕃一適馬延齡孫男七曰淳曰湧曰澄曰涵俱讚出曰浩曰沛俱諫

出曰濟試出孫女四一讚出三諫出曾孫男一曰  
植淳出紀先生生孝廉君時不三十年內外孫共  
計得十有一人稱極盛矣今欲於十月初六日將  
扶先生柩卜葬於城東之新阡盧子曰余綜先生  
大都而得數端焉其石隱終身而確乎不可拔也  
則類荷蓀夫人其陶然一觴不知爾為爾我為我  
則又類魏晉間人其介性冰心熱腸傲骨儻然不  
為世故所羈束則又類寄廡臯橋脫屣海上諸人  
至其事親教子有典有則則故主持名教人也夫

合數端以擬先生先生正自淵然有餘余所為染  
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已者以此謹系之銘銘曰  
百世高風配五柳無懷葛天為師友一寸古心真  
不朽不收不求既醉酒平生事業在林藪道德原  
田耕為耦三徑蒙龍宮一畝中有琮璜與瓊玖沐  
日浴月灼星斗席珍應運行當剖神之聽之和平  
否我作銘詩垂永久

孝廉王開之墓誌銘

隆萬間有王臺翁者古君子也行已之高淳處人

之剴潤光風霽月如復得一周元公當日篤業積  
學八試八罷每以剛足為進步烈士暮年壯心不  
已識者憐其遇敵其氣更重其道德云主器微宇  
先生起以治生為己任一身而兼數百指一日而  
豫數十年本立道生學優家裕孝弟忠信藹然有  
臺翁之風識者謂王氏必大青箱之論猶彳彳也  
積厚流光於是孝廉開之生焉開之生而寡言笑  
幼不好弄弱冠應童子科輒冠其偶已試諸生又  
冠其偶丁卯中解額猶青歲也顧意念深矣有以

自下於古今之書無不讀於古今之人無不考於  
古今之事無不諳徐而叩之洞洞矚矚驟而叩之  
漠漠耳萬斛之舟所載尚虛其半其開之之謂與  
開之至性絕人毋鮑孺人沒時方舞象乃晝夜哭  
泣水漿不入口執禮如成人暨繼母陳孺人沒而  
開之泣血漣如一如喪鮑孺人盡禮脩物必周必  
慎嗟呼此豈義襲而取之哉微宇先生嘗抱腹疾  
三載不瘳開之身侍湯藥凡食息寤寐起坐喧寂  
無不以聲氣精神徬徨其側及先生脫然愈而開

之始弛衣而寢今先生年六十餘挺動如壯者則  
開之當日之服事可念也開之無疾而病奄忽遂  
逝逝時簡默如平生不復作一長語惟以不得終  
事厥父為恨顧而弟曰汝幸有子吾不獨矣言畢  
肅然而沒嗟呼開之可謂晚然於生死之義者矣  
開之諱謨姓王氏開之其字別號濟美生於萬曆  
二十七年八月初三日卒於崇禎七年五月初二  
日得年三十有六父化父即徵宇先生祖承詔即  
臺翁曾祖榛高祖名先世長安人家於德州九世

矣開之娶清平縣縣丞張永乾女無子厥弟曰倬  
曰續痛其兄甚稽首而託不朽於世灌世灌齒長  
於開之顧視開之為尊行互為恭敬抑更相欣慕  
也今卜塋於崇禎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襟韻風  
期歷歷在眼重以二仲之託寧忍忽諸銘曰誰予  
之以脩能兮而不令其少延理數難憑兮喟然問  
天人生亦已多艱兮惟禮義之不愆既精真可自  
喻兮芳雖隕而必傳迨耕夫牧子兮共云此孝廉  
之所名不虛附兮恬淡高研神之聽之兮我詩常

鮮

孝廉周粲甫墓誌銘

粲甫周子既沒同心友無謀沈子為之狀其行其文沉鬱頓挫慷慨悲鳴盧子雪涕熟讀因創一新例謂沈子任狀盧子任誌當並納幽宮左盧右沈粲甫素喜兩人文朝於德水而夕於無謀九泉想當魂舉議既定盧子乃為作誌誌曰粲甫諱承芳河間故城人大司馬周公之孫厥考任吾先生苦心積學鬱而弗耀鍾羨於粲甫甫逾二十即舉於

鄉為現聞崑斗兩姚先生深所期許兩先生入倫之鑿也粲甫志益昌心益虛讀書取友早作夜思攻苦茹淡有諸生貧士所難堪者余每見輒變正襟而告粲甫曰君意念深矣故是我以上人粲甫雅暱余恒醉之酒以觀其態余浩浩落落粲甫灑如也粲甫不嘉城居僻處澹臺子羽之故里因號曰澹里種花弄水如坐深山而聲光日著河以北江以南無弗知有澹里者往復之牘無虛日粲甫復走都門就崑斗先生而問業讀書益精取友益

廣四海千秋歸諸掌握偶還家掃墓遂遇害嗚呼  
痛哉君生甫四十春秋而老練堅凝當事機之來  
不攝不躁動中窾會如庖丁遊刃郢人運斤此余  
之所心遜而至死不及者也若孝友忠信追配古  
人宗族鄉黨又有定論矣余所更異粲甫者渾金  
璞玉驟即之似不能言徐而上下其議條理井井  
胸中磊砢甚一御之以冲恬時或激發熱血騰沸  
節俠自命偉哉粲甫身兼數器余敢以一端盡乎  
有子曰晉可冀終父之業家世具詳狀中盧子既

誌其大畧於是洗硯而銘之銘曰大雅不作群器  
為病爰有素人我愛其靜文字馳飴友朋性命充  
實光輝虛圓安定體物不遺用心若鏡逃名名隨  
同聲聲應是達非聞仁而不佞事無小大歸之於  
敬鋤色和光謙德為柄其神甚恬其骨最勁美玉  
靈芝古刀幽麓椿樹霏微秋山明淨間作詩歌窈  
然闌覲凡幾百篇經沈較正余雖不敏亦請參計  
行當流傳典藝林競肅茲勒銘君其神聰  
江西建昌府通判魯啓程公墓誌銘

別駕程公既沒其子工部郎先貞執狀垂涕稽顙  
再拜請銘於盧子惟先生知吾父惟先生能不朽  
吾父盧子法然久之吾實知公吾實能銘公其何  
可辭三復來狀孝子之言信而有徵稍隳括以誌  
其平生庶乎先友之如在也公姓程氏諱泰字仲  
來別號魯齋本掖縣人七世祖福占籍德州左衛  
生處士公清處士生文學公恕文學生文林公賢  
文林生布政公珏布政生通議公訥通議生尚書  
公紹尚書元配封淑人袁太君生二子長戶部郎

中署江西驛傳道震次即公公七歲就外傳十七  
歲蜚聲上庠凡六赴山東鄉試甲子年以天啓改  
元覃恩貢國學又三赴順天鄉試數奇不偶遂厭  
薄舉子業一意脩古比崇禎甲戌脩熹宗實錄吏  
部旁求選人中諳先朝故事者數人送內閣史館  
辦中書事而公與焉越明年尚書得請公御而歸  
相接丁內外艱哀毀過禮服闋如京再歷寒暑而  
實錄成例得敕誥撰文公乃俯而就外改授江西  
建昌府通判先是公在子舍隨尚書之官邸最得

厥考歡政事鉅細必與公謀而後行悉中窾會緣  
公留心世道有幹畧能斷大事及是改授通判即  
新黜于研居然經濟老手建昌士大夫在都下者  
喜色相告走賀盈庭逮公甫出都而闖寇之難作  
矣公憤恨傷心致嬰沉疴閉戶伏枕荏苒以及於  
盡嗟乎四十年名家胸中度世掌上匡時曾不得  
展其粟髮之用豈非命哉公性篤孝聚百順以事  
兩尊人兩尊人亦最宜公離須臾即若隔歲月及  
兩尊人沒凡遇忌日先期齋戒設誠致祭哀號若

初沒即生忌亦然余每為之感動愧不及也公豁  
達好施三黨媼親仰食甚衆至四方之客半夜之  
求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即洗囊挫產亦不暇顧所  
居尚書舊廬一椽不增日開筵高會極歡大噉酒  
波茶浪絲絲在襟袖間每曰天生左右手為卷帙  
樽罍耳凡古今要書點定殆遍而周易毛詩熟讀  
幾千遍大意微言有所獨得手錄藏之中箱篋為  
文章瞬息數十紙若決江河都不留稿身後止存  
遺詩嘯歌一帙余有專序公生於萬曆己丑九月

十一日申時卒於順治丁亥七月初六日寅時享年五十有九元配李氏甲午舉人李公誠明女於制得贈安人繼配李氏太學生李公煥女於制得封安人子男一先貞用祖蔭補官歷任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娶楊氏州諸生楊士俊女於制得封宜人孫女一適余姪孫諸生道登茲卜本年十一月初七日襄葬於城東十二里庄祖塋之次與李安人同穴盧世淮曰余與別駕遊五十年如一日不啻兄弟云別駕身不踰中人內外完好色清

氣夷沉毅卓朗忠信篤敬顧喜容暨書與酒不問家人生產余每謂別駕曰二哥以朋友為性命以圖史為園林以麩蘖為餽饌以泉布為糶糠可謂奇絕別駕笑而不答二哥者別駕行次也別駕亦以行次呼余曰二哥夫二二耦俱無猜同聲同氣今別駕舍我而逝我單矣俯仰今昔豈復有斯人哉因揮淚而為之銘銘曰莊生有言畸於八而侔於天維魯魯先生天則豐人則嗇德不形而才全抑莊生又有言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

其人天之蓋將嗇君一身之遇合而豐君之子孫於萬億斯年

張佐明先生墓誌銘

張公既沒其子素行持狀踵門問銘於盧子盧子取而讀之蕭蕭數語不誕不支張公在焉呼之或出喟然曰隱者也是不可不銘按狀公先世山東青州壽光人後徙河間景州始祖諱原魯原魯生貴貴生剛剛生迪迪生擎擎生守齋是為公父凡七世矣耕讀傳家不見異物而遷乃鍾美於公公

諱應泰字青軒號佐明鄉黨尊之咸稱為佐明先生先生抱秀質有遠神博及群書不弱不爐如饑如渴乃絕意仕進以處士終平生精力專注於書又喜飲酒起園開徑以松石自娛不妄與人交禔躬嚴淨洒雪凝冰而一歸於厚敦宗族洽鄰里賑窮乏澤枯骨善事莫可枚舉春秋佳日偕心知人登高詠矚鶴如也浩如也性與道親黃帽青鞋白藤綠玉翩翩為林澤之遊又製一古錦囊舉得意書納其中曰我死則用以殉塋嗟呼古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若先生者非所謂今之古人耶先生生於萬曆辛巳四月初八日子時卒於順治丙戌八月二十日戌時享年六十有六配高氏一女適德州程賁一子即素行娶吳橋盧繼曾女一孫國棟娶德州程觀女一孫女尚幼茲卜三月十三日與元配高孺人合葬於祖塋之次銘曰卓哉先生精英炳煥萬卷五車千條一貫興到操觚朋來染翰花竹琴樽其樂衍衍天解神行密叅潛翫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入管之室登陶之岸稽首勒銘一詞

莫贊

文學楊明楨墓誌銘

憶昔癸亥之歲余客清源冷月荒村寂寥無友忽有持書叩門者啓函則霖雨王子及明楨之牘也霖雨吾好友又與明楨同學明楨欲與吾定交故託霖雨為介鄭重以達於盧子盧子讀之喟然曰有心哉明楨乎嗣是往還日密相得甚歡結為婚姻其子即余壻也以故明楨為人余深知之其人孤立行一意矯矯落落不可得而親踈讀書亦然

嘗挾策走百里外棲泊旅邸晝夜誦習其攻苦無比所業既成而知之者少明楨亦不願人之知之也本業之餘復有志世務慷慨而談鑿鑿可據顧知之者愈少明楨遂抱影而索居矣獨其叔父少叅毓奇公知之嘗曰此神駿也惜不遇時耳性好施幾竭其歲乃一錢不妄入貌踈削枯瘦而精神實大於身一滴不飲召客則長夜不倦事親至孝與人交一味肝膽求之今時無輩矣謝靈運之目劉楨曰卓犖偏人所得頗經奇據明楨生平未免

有偏至之累余謂正其偏至處不可及耳明楨寢疾余往與訣神觀炯然所言俱有條理嗟乎此可以知明楨矣生於萬曆辛卯九月初九日卒於順治己丑九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九原籍任丘後徙德州始祖全全生宜宜生儒儒生天祿天祿生緯緯封工部主事生三丈夫子長公諱桐任沅州州同配舒夫人而生君君諱士彥字明楨先娶程公女繼娶石公女男一弘磐庠生娶余女女二長適魏琇次適翟綸茲卜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塋於

城東祖塋之次銘曰人皆集於苑而已集於枯雖則集於枯蓋確乎不拔而有以密娛世自用世吾自用吾既取其精何用其膚與古為鄰與天為徒彼舉肥者胡為乎我作銘詩以示後之人宜爾子孫振振兮

遼東前屯衛經歷從叔考二田廬公墓誌銘

公諱蕃字如陳故涑水人家於安德數世矣曾大父諱信大父封太史公諱經父汝南郡丞諱宗賢公少孤奉仲父太史公教惟說克自成立蔚有家

風初學文即出驚人語太史公竒之乃不肯竟學入貲為國子生欲友天下士旋又為鴻臚丞其丞鴻臚輒與其長忤而公之道固直也由是知名薦紳間節幹嶽嶽矣居久之無所事事思得繁劇以自効出而為棗強丞慨然曰丞未嘗負人人自負丞耳吾其斧藻此官體先太史之懿訓而施於有政乎諸所措置俱闋至極前後令長咸與之講昆弟之雅相資如左右手公傾肝豁膽視官事如家事視人事如已事無纖毫不盡凡遇盤錯一經其

手如土委地嘗兼攝兩篆寬然有餘顧善政一歸  
之主者已方袖手為客滯如也其吏幹絕人而為  
長者天如此公介甚洗手不名一錢更耻藉竿牘  
為吹噓地故量移遼東廣寧前屯衛經歷實左之  
也公仙仙欲往謂此行始足豁胸中之氣携輕騎  
出榆關指顧山川形勝不覺鼻頭出火至則盡取  
劣局陋規徹底翻洗一意愛護軍民絕無顧盼與  
大帥講均禮為上官陳便宜雖一叅軍乎屹如遼  
左長城矣無何丁母太孺人憂軍民泣送百里公

浩然而歸歸則蔬食斷葷絕意仕進顧恒耿耿不  
寐如有隱憂謂所知曰遼不可為矣及遼事起公  
深不願其言之中也公天性肫剝以朋友為性命  
家產僅中人以上橫加以素封之名直受而不辭  
觴酒豆肉賓至如歸壯歲使氣任俠抹擬鼠子亦  
嘗跌宕於呼鷹盤馬之場沾沾自喜晚而約之大  
道與農夫野老共為渾朴而已偶閱佛乘恍然有  
悟自號二田居士人共尊為二田先生不稱其官  
公亦任其兩行也已併禪亦不談案上止大學一

冊每語學者曰毋自欺是吾三字符雖有他書吾不欲觀矣世濶極受公知愛嘗請處世之道公曰無求到處人情好又請攝生之道公曰智者能調五臟和世濶為之通身一汗刻髓服膺終身誦之矣初郡丞公艱初子息晚娶太孺人某氏乃生公太孺人苦目青公所以奉侍者克聚百順殆純孝云公生於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卒於天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元配鄒孺人為處士鄒公悌女繼配王孺人為廩生王公承詔

女俱無出公既乏嗣凡身後事賴我叔父暨伯兄力襄之茲卜崇禎九年十月初二日墓於衛河南澣從郡丞公兆特以石言委諸小子小子曷敢讓焉追想生平撫其大畧不避鄙倍系以銘詩銘曰神蕭蕭骨肅肅清於冰淡如菊豐年玉荒年穀七十載抱茲獨不衍其後曷錫之福知者曰潤身不知者曰潤屋三尺秋墳鬱精光有斐君子吟菉竹後之人尚勿翦松栢而瞻茲宰木

先兄太學生帶河盧公墓誌銘

鳴呼吾兄之棄今之人而與古為徒也七年於此  
矣夫此七年中余誤出領汎舟之役驚波駭浪頭  
鬚為白已久入於非人乃今而謬稱未死猶出手  
為吾兄作誌一則以悲一則以愧雖然非吾誰知  
吾兄非吾文誰表吾兄兄為我祖太史公曾孫別  
駕公冢孫我父承德公我母紀太安人元子諱世  
滋字保大別號帶河配程氏乃大司空肖莪先生  
程公長女生子男裕庠生娶貢生馬貢疇女繼娶  
庠生曾士章女孫男二道登庠生娶庠生呂獻璋

女繼娶工部主政程先貞女道悅未聘孫女二一  
適庠生呂煌一適庠生鄭鑛兄生於萬曆乙酉六  
月十五日卒於崇禎戊寅正月二十七日享年五  
十有四茲卜甲申十月十六日塋於城南祖塋之  
次余謹据余兄平生大畧誌之先生而清發幼不  
好弄與余共學同席余性儻易凡童子戲靡所不  
為兄歛襟獨誦整日不肯出位學究先生愛而譽  
之暨兄與余同為博士弟子余攻苦本業兄顧夷  
然不屑稍移而之衣裳刀劍時馭駿馬迴策如灤

兄鬚鬚眉鼻儼如古圖畫中人高華自賞光炤路  
傍酒杯之餘間尋笑伴然一涉而已初不沾沾也  
時呼余借一二曠友飲窮日落月不洪醉不休朋  
輩有欲闖入者輒堅拒不應人亦以此嚴之居無  
何忽盡捐其所素習深居簡出足不踰戶限即一  
二曠友亦濶絕朝夕靜晤惟厥弟一人耳後余官  
京邸思與兄源源而見乃招之入監兄出貲強應  
非其志也終不至會余疏請終養兄喜甚定省太  
安人外日與修觴政向一二曠友亦少少進而此

外終不益一人也兄交遊最寡而交情特摯昏暮  
叩門不以無為解見窮交淪落如身陷泥塗不遺  
餘力而為之牽挽性懶絕不問家人生產斗粟尺  
帛觴酒豆肉俱嫂程孺人綜理兄聽之而已食指  
日繁婚嫁及時所費多端至挫產質衣吾兄澹如  
也客位凝塵滿席雀巢殆遍兄足竟不踰戶限余  
從容啓請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此語端為先生設兄粲然而笑莫逆於心兄亦詔  
余曰靜坐觀心閒中一樂余連聲應曰道在是矣

道在是矣至丁太安人憂兄已有病猶泣如孺子  
事事成禮又哭先叔靖州公慟遂不起猶記兄病  
革獨握余手諄諄命之時聲已微細余傾耳而聽  
乃隆中澹泊寧靜語謂吾兄不聞道吾不信也又  
兄好潔整凡巾履几榻筆硯卷軸不容纖塵下至  
茶竈酒爐各得其所妻子僕婢不衣冠不見即與  
弟恣柔愛之道而意恒肅肅曾見其批點東坡文  
犁然中解朱墨如錯繡小楷短札彷彿晉人乃以  
經歲不曾開一帙終年不曾涉一筆此等忍心

人所難大約吾兄有至性而無機心人百負之百  
不悔百誑之百不猜任真推分可謂惇信君子矣  
外人不知盡舉而歸之於酒豈不謬哉然則後死  
者之不喪斯文也起九原而與吾兄相覲定當首  
肯凡交遊中有思吾兄而不得見者不必觀其遺  
炤第視吾友足矣銘曰此我保大氏之玄宮深穩  
堅固以利其後人於無窮

誥封淑人程母袁太君墓誌銘

吾德有貞亮廓敏淵凝開濟之大臣曰程司空其

元配袁淑人年德並儷以崇禎十年三月十四日  
考終越十二年四月初七日伯子震仲子泰將奉  
淑人之柩與司空同穴襄茲大事仲子自狀數千  
言撫述徽懿甚脩屬小子濯銘其穿中之石濯淒  
淒肅肅喟然歎曰先承德公與司空公歡如兄弟  
也先安人與淑人歡如兄弟也余與伯子仲子又  
歡如兄弟也則小子固毋事淑人者其曷敢辭按  
狀袁氏為安德著姓自都憲公諱擯為世名臣再  
傳諱一德高隱弗仕又傳為廕君諱勿歷官趙城

平山縣令配楊孺人生淑人於平山官舍平山公  
既沒淑人甫九歲哀毀若成人端重莊靖動中內  
則時程與袁閎衡相望封公聞其賢遂奉右丞公  
之命為司空公委禽焉年十五於歸值姑馬太淑  
人久病倚牀第故淑人廟見後即操作躬親忘其  
為新婦會太淑人即世淑人與司空擗踊欲絕喪  
祭以禮封公遂絜家棟悉付淑人淑人泣下霑襟  
讓再三而後敢承凡夫饗祀交際仰事逮下鉅細  
諸務綜理斬斬易於合度又撫諸季諸姑尤曲盡

恩勤云既而封公繼室趙淑人之事趙也共順逾  
於新婦時司空既以不家問得嵩精大業業成登  
萬曆己丑科進士司理汝寧淑人從汝寧冰蘖相  
將積襄明允五年奏最封孺人司空擢諫垣繩糾  
自矢章累上側目諸津要竟削籍於是淑人為子  
女婚娶事已先司空數月歸矣洒掃庭宇勞若司  
空曰君不負職無官何病乃督諸減獲藝桑麻蒔  
花竹歲時伏臘經營滴瀝志養封公延名師課二  
子業稍懈輒加呵責知攻苦則又相村慰第無落

殖勿至過憊二子之嚴淑人不減嚴司空也淑人  
偕司空委心丘壑者幾二十年會光廟御極司空  
以太常少卿應詔淑人復從京邸封恭人尋終封  
公制哀慕一如喪馬太淑人服闋徵太僕司空開  
府中州淑人不以頌而以規謂盜廣兵驕民窮財  
盡封疆重任肩荷實難欲展恩威宜勤夙夜司空  
聽之會以疏駁璽忤逆罷歸淑人脫然而喜愉愉  
如也至今上癸酉特起司空田間陞工侍督脩寶  
頂淑人佐司空拮据繕役遂晉今封工成屢疏乞

休祗家年餘而卒時伯子方官南都仲子奉淑人命治喪附身附棺必周必慎淑人故善病復篤於悲哀病遂劇竟弗起將遷正寢連呼吾兒者三若有隱隱不自安者然綠所服之補鶴也易之乃瞑其卓識定力揆符大道即先民易箒何以加焉狀又稱淑人至孝以不及親母楊孺人含祿為終天憾迨膺翟服潛焉涕出篤念外家待諸子姓多所匡挈卯翼亡姊之後俾無替落蓋念母以施為德不匱矣幼不知書而訓誡諸子女悉本彞典籌事

決筴冥合古昔聽兒孫輩談說經史輒能默識其指歸性儉約雖極貴無穀綺紈羞之奉笄髻衿佩皆有常度顧喜振人之急三黨姻族寒待衣饑待舉火歿待槨無室家者待室家雖傾筐不吝崇正黜邪凡巫尼牙媪舉不敢闖其門閥笏扇鑰多年專而不私季與妯娌胥信之馭下不為刻覈然奴僕凜凜奉約束無軼越和神當春清節為秋淑人是已司空公官中外所蒞與俱雖經濟節義自其天授要以一德相成內助懋焉如淑人者不止閨

惟之女師抑亦夫子之良友仲子所以悲號泣血  
痛懿德之濶畧不忍以祔葬而合其銘有以也淑  
人生嘉靖癸亥十月二十九日寅時卒崇禎丁丑  
三月十四日巳時享年七十有五其子女婚嫁具  
司空誌中盧世漑曰小子既誌淑人而於是乎三  
歎憶先安人大故時方盛暑尚未屬續淑人亦老  
矣病矣顧驅而至伏床啓手哭甚哀小子搏額墮  
下叩謝淑人小子哭淑人又哭嗟呼淑人既姊事  
吾母吾何能不母事淑人追想徬徨黯然雪涕謹

齋心沐手而為之銘銘曰女德之迪恭和端勅閨  
範夙閑孝思維則婦道之特相夫剔歷勲銘旌常  
光昭宗祏母儀之極穀成無逸清白代傳子孫燕  
翼穆卜新阡陰陽叶吉滙水盤山春秋電窅綸綉  
煌煌堂坊奕奕七尺峯岑過者矜式我勒銘詩劓  
之貞石亘千百年發祥茲宅

沈母刁夫人墓誌銘

初余與無謀聞聲而相思未面也周子粲甫特為  
訂僑札之歡一日無謀麻衣冠偕粲甫來會我於

安德稽顙再拜據地大哭不已既而曰願乎一言以不朽吾母余逡巡歛衽謝之曰夫不朽太夫人者無謀耳余不敏何能為役雖然無謀之命也無謀之太夫人之所神聽也余不敏亦將藉是以不朽焉其曷敢辭已無謀袖中出一冊眎余紙窮墨燥聲淚駢枯慘淡幾不可讀余為收心歛氣裴回閱之則無謀狀其母夫人之行也狀悉而不煩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因歎無謀在毀裂中忍痛搗管蓋文生於情固骨涕研血搏膺徹骨之言也太夫

人生平大端具是矣余不敏藉手告成其曷敢辭按狀太夫人姓刁氏世居故城之孝子村厥父省祭君時夏母翟孺人省祭君鄉里稱為長者生女子二人太夫人其季也孺人於子女中獨憐異太夫人為之擇對施顰而歸沈桂臺先生則無謀之大人也先生家世饒於財至先生父而中落時太夫人家方鼎食諸母竊竊慮太夫人不為幾微則或微調之太夫人正色莊語以對日治脩髓供舅姑更以其餘分遺諸姒身則椎布操作而前是時

太夫人廟見甫閱月先生徙四壁立而諸父又皆  
肘見乃盡出其笥匱以償舅及諸父之逋無恡色  
亦無德容惟提一縲車與先生吾伊相謹豁姑師  
太孺人憐之曰新婦良苦則又舉焯掌刺股諸事  
以開喻姑還以慰藉夫子會先生學成郡縣長咸  
交口譽之遠近慕先生者接踵携贄至先生以高  
堂雙親在多遜謝太夫人則又勸先生曰吾固不  
能代君子耶洗手作羹殷勤溫清先生得以為人  
師兼為人子者太夫人力也先後遭舅姑之變先

生毀不勝喪太夫人左右之胥如禮先是姑病痢  
數月餘躬為浣踰廁奉卧起無頃刻不在側姑絕  
憐之詭謂吾病且瘥意太夫人趨出呼他婦遞代  
而太夫人已匿門衣中唯唯矣姑垂涕語曰吾有  
三婦爾獨賢勞吾且死無以報爾但願爾世世娶  
婦如爾也斯言惟太夫人獨知之絕不肯告諸子  
婦無謀竊聞於長姊間以徵太夫人曷以不告諸  
子婦太夫人慨然曰婦事姑如臣事君皆本等事  
而顧為人知地耶嗟乎此古丈夫致命遂志者之

所為也而太夫人真合焉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矣太夫人天性朴儉服止大純嘗日所食惟粥一  
甌雜蔬一器至為親戚所乞假又不惜倒囊應之  
御下嚴而有恩減獲輦苟竭其四肢之敏不惜給  
斛酒相勞苦而一有過動雖盛夏若負冰雪矣居  
恒最愛重無謀無謀者今之振奇人也行已有恥  
不以一毫黠於俗崛起甘陵無所因襲若愛古人  
書朝於檀左而夕於馬班兼以其餘勁攻四子家  
言固已高步作者之室學使者首擢之貢諸大廷

識者目為天球人瑞乃鴻漸於磐尚躑躅秋賦而  
至性淡泊不喜問囊粟多少家人輦不無以生產  
難之者太夫人獨好語曰三郎曷堅而志勿為人  
言所餒而有而腹中書在何必急急頭上進賢冠  
耶正使為而母喫着計即五鼎三加而母要不過  
薄粥一甌布衣一襲而已三郎曷堅而志三郎無  
謀之行次也蓋太夫人之持論若此無謀又善為  
有韻之言吾聞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  
以怨以無謀之才落落青衫可以怨矣而太夫人

所重顧在此不在彼無謀得一意深造日奉其大人讀書談道匡坐而絃洋洋有自得之色則太夫人之相與以有成也嗟乎是可以觀太夫人矣太夫人生於嘉靖丙辰四月十七日卒於天啓丁卯五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六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改卜新兆於衡水之陽而歸藏焉舉丈夫子三長名士庠生次哲士次嘉士恩貢生即吾友無謀也孫男某某余既撫狀為誌因系之銘銘曰猗與內則展也女宗我聞古訓壽本於恭克相夫子學

殖從容乃誕令器為人中龍秋濤瑞錦赤刀大鏞含章待賈鳳噦雖雖有斐君子先民是蹤其則不遠母氏之庸敢銘貞石貴此玄封

亡妻謝安人墓誌銘

安人謝氏德州人故監察御史謝公廷策之女子大學士太傅謝公陞之女弟年十八歲歸盧為世濯妻已不逮事舅承德公矣獨事姑紀太安人太安人性簡淡不可得而親踈安人事之盡道太安人最愛重之其死也太安人哭之慟不異哭我仲

姊云世濶賦性駁雜放於酒滛於書泛濫於朋友  
居室事都不問一則曰安人再則曰安人安人舉  
嫁時裝盡斥賣以供狂夫浮費無幾微見於顏面  
又性善營綜歲計日計皆有簿蹟凡粟麥布帛魚  
蔬鷄豚鶩鴨塩醬醃油柴水無不登記死之日有  
鉅冊數篋取而視之皆安人手稿畧似字形紛如  
蠶蟻嗚呼勞矣世濶時有千秋之慨不敢告人在  
一室中自問自答安人挑燈呼茗意若有會者余  
驚焉喟然曰子真吾德耀也世濶喜擊鮮安人菜

羹腊肉其之如飴惟衣服少少具體然不過尋常  
尺幅較之他女公子雪紈錦綺則藍縷甚矣安人  
所以佐吾者凡二十有六年吾習而安焉竟忘乎  
其為安人二十六年以後乃痛念我安人矣北地  
李公有言妻亾而後知為吾妻也豈不信哉安人  
生於萬曆己丑卒於崇禎壬申得年四十有四使  
存至今則五十八歲人矣余長安人一歲病未即  
死尚能為安人了此一事而今而後體安神暢侍  
太安人於九原斯安人之所大快也恨吾不能從

耳安人有六男二女男曰松祐曰孝餘曰原留曰  
觀德曰尊水曰僕夫女曰某某俱側出余既誌安  
人大畧因做古為銘詞銘曰生而不華惟為灌也  
妻故死而不朽惟為灌也妻故用幽補明歲之深  
固文章旌爾長寐如寤

亾妾桂枝墓碑記

桂枝者南村先生之侍妾也姓馬氏幼失父母六  
七歲時其兄鬻之曲中假母名為錦瑟後乃自名  
曰桂枝云桂秀外通中鬱有至性能彈琵琶唱小

今年十四五與先生遇於景州先生默而識之曰  
此慧女子也桂見先生談笑雍容酒杯廓落留低  
回不能去後數歲復遇之酒邊桂遂欲委身事先  
生先生不許桂意殊耿耿後二歲又遇之酒邊桂  
申理前說先生慨然曰吾老矣汝之菁華正未歇  
也桂蘇蘇隕涕曰先生終不許乎桂枝有墮河而  
已先生憐而納之年二十歲矣事先生凡十載桂  
素無疾偶心痛三日而卒方初納桂時我太安人  
尚無恙桂叩頭床下太安人手之桂喜不自勝日

入厨下飪素饌上太安人太安人甘之桂愈益喜  
及太安人沒桂哭之嘔血失音目盡腫惡衣惡食  
畢三年如一日余自此始重桂矣桂隨先生官京  
邸善護衣篝先生領汎舟之役在外二年桂居家  
持筥鑰惟謹先生生病請告歸桂見先生髮鬢盡白  
一慟幾絕嗟呼桂方悲余之衰余遽歎桂之逝傷  
哉傷哉桂目不知書聽先生誦唐人絕句詩能記  
數十首併詩中意味知之其機警固如是桂無子  
於諸兒中最愛阿會又欲抱夜郎而子之弗果因

飾其侍婢為先生行酒察其意蓋欲自有子也乃  
卒之明年而第五生又明年而阿雪生余焚香烹  
魚酌酒告桂曰汝有子矣汝目可以瞑矣汝歸矣  
汝其進此一杯酒因磨方磚紀其本末硃書納於  
坎中南村老鐵筆記

鎮江衛李指揮柩誌

余視漕京口於巡捕官中得李指揮明敏慎勤確  
有本末甚重之遂携之北上歷夏徂秋經冬逾春  
未嘗須臾少懈偶感寒疾卒於潞河之佛寺時三

月三十日也簡其囊無一錢余為之咨嗟出涕蓋  
從役之人多矣如李指揮者其勤可及也其潔不  
可及也李指揮諱騎鎮江衛人曾為諸生十餘年  
後襲父職生三子皆已成立騎軀幹瘦小其聲清  
越以長北上時厥弟與之俱弟於去歲冬杪還家  
今止有僕夫矣中爵扶其柩以歸余乃粗為之料  
理津送復誌數語用旌其魂夫李騎生五十有一  
歲矣觀其意念似無一日之歡者嗚呼其可悲也  
已

池州府通判孺萊金公生誌

別駕金公作素患難說余既序而行之矣別駕有  
當乎余之言也爰出自著譜畧一卷曰子其為我  
誌之余曰公年甫踰四精神更大於身何遂早計  
至此公笑曰以子為悟矣而猶未也向子平有言  
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何如死我  
今知之矣覺向子猶隔一塵不意子又後向子也  
余恍然曰公達人也我則陋矣我聞在昔趙岐司  
空圖皆預作壽域畫古人之象於四壁日引賓友

飲酒賦詩於內數十年而後以老壽終公亦猶行古之道也我則陋矣因脫手為別駕作生誌公姓金氏名壽祖字同生別號孺菜又號性拙散人考諱煉世所稱丹庭先生也官至右方伯生而祠於官所沒而俎豆於學宮以別駕生與祖同月日遂命名字焉別駕生而凝重不佻勤讀書守家訓惟謹弱冠補諸生慨然有經營四方之志緣方伯翁老而授政遂循循一室婉藹如處女問安視膳十餘年未敢通賓客方伯沒而毀幾滅性龜勉襄壘

事愛其所親撫幼弟小妹恩禮倍常一切婚嫁經費即倒篋弗恤而情尤肫摯惟恐傷之又推姊之愛以撫兩甥無異弟妹蓋別駕之天性如此而同心協力則陳安人與有成勞安人乃陳令君大章先生之女作配別駕相敬如賓閨閣中慈祥慷慨蓋未見其匹也已別駕以恩拔入太學候選時將天地反覆別駕見幾而作色舉翔集迤逝渡江授池陽別駕涕淚而受之公具經世大畧一別駕尚不足展驥足乃規模宏遠締構精密即盤根錯節

不啻承蜩弄丸時土寇侵凌危在旦夕公以半刺  
任一郡按轡登陴不踈不擾寇退民蘇始知金使  
君保障功高恩及萬世子孫難忘也一時上大夫  
咸倚別駕為左右手會英王屯兵池口闔池士  
庶赴言別駕德愛於王願補府正以救此一方民  
王即為題請公固辭仍服舊官以待新守新守履  
任兵馬從水陸未者不下數萬汎糧逾三萬石池  
居積如掃一時百姓計無復之公嘔血為民造命  
百計調亭僅完十一餘獲豁免池民感公入骨髓

後拜命如舊官拮据半載而公病矣公慨然曰  
官與身孰重決計乞休即士民擁道遮留不顧而  
上官乃有嫌其去之遽者後事體詳明始得致仕  
公歸而後喜可知也歸與里社諸兄弟日脩觴政  
余為祭酒公素不喜飲自遭患難以來始藉杯觴  
以澆塊壘遂與余並稱大戶然當意興稍闌即強  
之一滴不肯余每服其直謂公之凡事斬截有如  
此酒矣公內行淳脩孝友天植求之古人中亦不  
多見營綜家務豐儉得宜非其意一毫不取從池

陽洗手而歸豁如也陳安人助公為仁人為君子  
為廉吏為逸民冀缺梁鴻不得專美於前矣其事  
雅足不朽余故不辭而誌之既誌之復語公曰公  
之譜余之誌可並刻於石余固得畧其所詳詳其  
所畧且公年未及艾乃求余望七十老人之荒言  
蓋直寄焉以代壽章云爾過此以往優游恬暢伉  
儷偕老不百年不已爾時自有三管手作銘詩以  
佑余誌余雖在冥溟中尚能神聽之家世詳載自  
譜不具論

具繇求友人作生誌

山東有人焉曰盧世濬字德水號南村曾官戶禮  
兩部主事改授御史都無所表見今則病矣廢矣  
年五十五鬚髮皓然一似七八十歲者其為人快  
口淺衷有觸輒發發不中節輒悔隨悔隨改或不  
及改直任曰是吾之過也約畧平生頗得志於酒  
無之而非酒無酒而不醉一尊陶然百慮俱淡相  
期終此身而不必名後世生老病死聽之而已性  
好書積至數千卷塞座外而不遑研掀涉獵聊

復自娛問以經濟恍墮煙霧進之窮理盡性益復  
茫如矣莊周有言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之小人  
人之君子世濶既不能為君子遂無繇為小人村  
不村兩無所底或有舉五柳先生所云無懷葛天  
之民以相擬者逡巡未敢承也

自題生誌

余病廢已六年矣三年前曾以生誌託王介清先  
生先生許之乃文甫成而先生遽沒嗚呼痛哉捧  
讀涕流爰授之梓余今病益深晷益迫強名為人

居然一鬼行將與先生相見夜臺執手稱謝併示  
我後人死之日即矧此板本刻石或不及刻石可  
印二三冊納之棺中古人有以孝經殉葬者是亦  
余一本酒孝經也南村家風如是而已

尊水園集畧卷之十二目錄

程先真正夫

德州盧世澹德水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尺牘

上許繩齋先生

上范質公先生

奉候矣老師

答李年姪

與錢公調

答范父母

答胡嗣玄

與張子襄

與程畸人

與任文水

與程魯啓

與沈無謀

與孟幼輿

與程正夫

答許繩齋先生

與鄭淡石

與韓廣文

答畢同年

與侄裕

與陳雪灘

與童將軍

與平湖令程畸人

四首

六首

四首

七首

二首又三首附後

與葉橫水令

荅賀勞山

尊水園集畧卷之十二

尺牘

上許繩齋先生

客歲曾奏蕪書數行經年始達函丈復辱先生不  
棄而報以誨札開闔數四瞻之在前載捧家言社  
約文畧葛表伯集玉稿序凡四種焚香莊誦百慮  
冰息蓋養德維風檢身反古之方具是矣昏晴爽  
曙非曰能之願學焉肅此百拜以謝伏念先生筆  
出山龍言同闕石平生著作定已編摩成帙不揣

真之園集卷之二  
謏陋求借一觀倘由此盡見先生富美如饑十日而享大牢寧第為篋笥之先已哉鈔完即還名山斷不敢過佚也左傳有經先生批本亦惜一鈔所欲就正先生者無窮以削牘尊者稱引不可太繁投筆亡宣精誠遙集徽枳拘泥殊愧古人千里負笈之篤未審何時一拜約履可勝鬱陶

上范質公先生

天下有不可不讀之書即有不可不見之人是以讀其書想見其人未即見其人轉而尋味其書蓋

賤子誦法台臺制義及歌詩古文辭已十五年於此矣特以地勢懸絕未敢坐進書又已思黃文節有言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心親則千里晤對又言古之賢者有以國士期人畧去勢位許通草書某不敏因敢竊比於我老黃而通書於下執事伏念台臺品望業隆斗山一世使某再有引頌是譽克也又以官卑且不肖在先達前稱說不宜過煩用是約畧生平十五年來一片執鞭晏子之悃不避未同聊箋姓字雖然亦有謝焉某客歲於役秣

陵繆辱太翁老先生下交之雅破格相愛至今仍  
坐春風又以大刻數種見餉如奏鈞天如遊冊府  
某再四迴環蓬心雪洗徐行徜徉而歸鼻間栩栩  
如也主臣遂無一物克貢而餽釘套儀又非所施  
於大人長者家藏兩漢紀一部敬奉清臚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

奉候侯老師

客歲中秋老師過敝里某捧卮侍坐獲領夫子之  
徽言一息真足千古已細讀老師近作覺靈均以

來始挾此秘老師之謂集大成聲金振玉出聖入  
神耳迨送之水西徐行徜徉而歸鼻間栩栩如也  
吾師乎吾師乎詞林淨業亦何與人間事而遂至  
不免其始而卹然以駭既而穆然以思終而嗒然  
以定蓋老師此一歸也千秋之業六月之息三事  
之庸咸備焉其猶橐籥乎寧止雅頌得所而已雖  
然日入於地雲上於天老師此際定別有一番受  
用區區世俗慰藉猶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也某  
其有蓬之心也夫某蒙老師知愛最深尋次服官

濫竽司版還願簪裾皆老師所賜某能一飯忘老  
師哉目今已乞一解差回家可以事母可以讀書  
居身行己雖不敢執鞭古人要一念涇涇介石求  
不至負墮以作師門羞則矢盟已素矣久稽晨風  
時塵夢寐茲因葉著老錦旋敬候興居不腆聊代  
篚厥束脩以上伏惟莞爾長河雙鯉翹首德音臨  
稟馳切

荅李年侄

尊先翁仙逝不佞炙絮之誼有然所求乎朋友先

施未能既愧地上又愧地下抱歉如何可言大諭  
云云躊躇再三而不敢措一語恐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使乎解人已會此旨又聞尊先翁襄大事在  
即不佞纓宰控冗未獲與執紼之列悲慨交心主  
臣薄奠附布几筵嗟乎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  
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循覽東坡先生祭友人  
語不覺淚灑行間臨楮盱馳伏希涵鑒

荅錢公調

蓋聞文章千古得失寸心非其人如聚聲而鼓之

是其人如聚沙而雨之跪石而吟投弓而笑天下  
知我而一人也一人知我而天下也不佞究心此  
道十五年矣所遇數十公矣不惟彼不可遽與於  
知我即我亦不敢遽與於知彼微乎微乎有神存  
焉有道存焉有機存焉不謂當吾世而獲公調錢  
先生其人者也先生雪竇月湖控勒扶桑之地不  
佞生冀頭青尾擔纏薪菜之鄉丘蚓神龍懸逾天  
壤謬承玄會不我遐遺徑路絕風遺通超面而謀  
心即文以見道謬因蕪穢傾吐菁英鍾期滿志於

高山成連移情於大海千古所獨喻者此耳恭翫  
寶槭洋洋盈耳再研鴻製疊疊入懷美哉文乎自  
醉李漢陽以來未之有也秕糠數語着糞佛頭蟲  
測管窺挂一漏萬第離形得髓剗心去皮照之於  
天聽之於氣則不佞或於先生有獨契耳

荅范明府

治某生而有文字之癖每當憂愁怨怒見一書冊  
即釋然而平然若不能讀又若忙若懶若好酒若  
周旋人事以是與書似親而實踈跡濃而轉淡抱

茲微衷堪向誰語今一讀明府緝著真天下第一  
讀書人也曠世祥鸞辱在枳棘使人慄慄不已使  
非明府先施下問幾失明府矣人固不易知知人  
亦不易所欲與明府語者正多恨倉卒未尋端委  
稍需之一尊細論尚有無限披豁也小刻數種附  
使請教諸容晤盡不宣

荅胡嗣玄

第一中庸人耳鼠肝虫臂暖暖姝姝於一切古文  
大書槩乎其未有聞獨八股一道如牖中窺日自

謂知之先民型範後進風標間嘗粗涉其流畧遂  
不免攘臂垂涎妄冀大物而文力未齊文福益薄  
逐隊循行聊告成事乙丑房牘聲聞過情心竊耻  
之即江南一二奇士過陋巷而奏軒轅鄙儉崛強  
尚未服膺至敝鄉萊陽諸子氣梟牢籠幾空海內  
象蕭然柔淡其間夢寐密商曰姑舍是王瞿陶許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九京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意地  
之相去千有餘里交一臂而即得之天涯比隣如

吾兩人之奇絕也弟自讀仁兄文夙懷頓盡擊木  
為節屋瓦動搖披然曰宣城以來道在是矣中心  
好之不帶口出情見手辭非敢為佞昨楫拙數語  
正恐着糞佛頭乃辱齒及愧矣迴環大牘明月盈  
盈古人去人正復不遠弟沐浴翔佯百十讀而未  
能已也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  
美動七情有斐君子文不在茲歎賞彌襟有懷良  
覲草草附勒不宣

與張子襄

瑣事屢瀆欣承教愛弟可謂無厭之求寅丈可謂  
不倦之施九頓三復不知所謝捧諭宋詩峭篠有  
氣力知言哉謹以全集奉覽其間弟備有竄易處  
點金成鍊固所不免要之苦心為古人周旋樂道  
人之善竊比於我老彭弟生平心事盡在此矣臨  
風馳注

與程畸人

恭惟年丈月皎冰清霜寒雲潤吏治文章之兩擅  
神明豈弟之咸宜花滿當朝琴流長水鴻猷茂密

駿譽騫騰文部詮垣均虛左席以埃光生譜牒又  
可知矣有懷如兩寄託晨風千里一棹敬陳瑋士  
瑋士為誰乃弟生平石交貴治馬遠之也曩弟諸  
生時讀書馬北海老師衙齋與遠之共研席者三  
年受其劄磨最深習其文行亦最深弟心嚴而兄  
事之不敢以雁行進乃弟已騰躍數武遠之猶凝  
息六月詭遇範馳良可共嘆而遠之又耻以文士  
見長洗心繕性如大玉天球每每青鞋布襪入千  
峯萬壑中夜靜焚香松聲徐引其與里社家園未

數數然也當今之世而講良背行庭之學則遠之  
一人而已貴治有如此瑋士而弟匿不以聞懷寶  
迷邦何所逃罪用是不辟蕪鄙齋沐而獻於台臺  
友仁事賢年久與遠之交敦古誼入室披帷當勝  
平子三倒中心好之余日望之又有趙退之者風  
領毛骨迥絕一世年久李逕拖蹊不可失此杞梓  
臨楮可任瞻馳

與任文水

第竅啓之民也不能文而好文不能詩而好詩上

不能葆光次不能流畧而篤好博聞有道之人今  
霜鬢稜稜矣而所好不衰何者風性然也用是坐  
通書於文水先輩執事猶憶數年前識執事於小  
試卷中爾時跪坐以進鼓歌以舞念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腔中滿貯一文水矣嗣乙丑之役第謁見  
敝座主座主首詢執事已於幼輿處遂得聞執事  
之詳弟於是乎腸轉骨飛仙仙欲往而山川脩阻  
欲從未繇茲因幼輿使便身通姓名以聯衿帶倘  
執事不棄管蒯弟將介幼輿而訂喬札之歡遂其

風性樹旣良多臨楮馳依

與程魯齋

四首

弟已打帳揀選矣忽而成進士真是匪夷所思非  
賴仁兄和平之庇萬不至此二十年弟兄觀摩之  
雅何嘗不思並翼披雲乃弟幸得弛於負擔而仁  
兄猶在行間言念及此真覺惘惘雲君之變忽出  
意外令人錯愕痛悼不能已今其旅襯已厝於三  
皇廟弟與岱雲先生象山兄寔經紀之同社二三  
兄弟寔輔翼之遙想仁兄聞此信其錯愕痛悼當

更有甚焉者矣至其南旋之局目前正在商量而主持提携要以仁兄為宗又聞彭嵩螺先生有一牘想亦為雲君身後計昨遠之致弟謂沒者已矣至一棺千里輓孀弱孤非吾黨之責而誰也弟悽然有慨其言又反覆雲君賦命不猶臨風愴嘆

又

仁兄云紗帽頭巾二項俱帶氣息而山人又不乾淨至欲得不挈腔不作勢不管閑事不弄精魂者飲酒高歌脫然於世故之外嗟乎此活佛真仙也

安能且暮即遇且說說罷弟亦付之想像爾矣公車老人真可人孟大哥近况極佳又於清源置一如姬冶慧異常弟近日室中婢亦漸和諧惟弟懶不讀書又好買書老鼠搬生薑為可厭耳趙石樓弟同籍中奇男子承餉杜亭扁聯精氣挺動一接翰墨如覲其入仁兄見希道意至祝至祝十八魁卷與試錄各要一本至十八房同門藁倘便中寄至私欲於長夏高秋稍為正夫効揀擇之勞但書多恐不易致須便羽乃可耳別有欲與仁兄語者

紙盡遂與正夫面布及共陳書記訂之匆匆不宜  
統容嗣奏

又

損仁兄奩中香多矣容當補之所製豆可入神品  
香脆不待言而其色之浮動非黑非赤自相光映  
極似炮製菜萹弟僭名之曰菜萹豆昨盒捧上尚  
未用盡俟盡仍求一盒明德惟馨併叩仁嫂燒腐  
二種乃弟自以其意督拙工為之彼墨猫者無與  
焉呵呵又茄鮓少許肉鬆少許亦拙工所為絲發

仁兄一笈弟細嘗江米酒色味韻俱二十分仁兄  
新釀當以此為第一弟意此種妙品目下不可亂  
用必澄之極清一到臘半即煮之明年二三月開  
甞當不減仙露也何如何如界茶一瓶似不如昨  
送粲甫者之精然此間亦不能有俟月上時可潑  
一壺仁兄與仁嫂及我正夫共甞之

又

弟從三月廿五下城矣痛定思痛不堪着想已而  
酒醒夢回月殘風曉恍然有省覺說貧說病猶是

世情直扣到未后一着臘月三十方是了手因想  
仁兄浮係在京半上不下作何底止此時該自尋  
出身之路也五十餘年老兄弟骨肉有加肝腸相  
映不比世味友朋不關痛痒不管死活終日徵逐  
遊戲以好紗帽相局騙也仁嫂仁姪俱是絕世聰  
明試將弟語細細商量且看何如弟語傷苦然而  
回味甚甜亦知仁兄忙熱之極故送一椀橄欖湯  
耳呵呵凡七奉手教只此一封信回書夫此一封信回  
書或勝他人扶同游衍百千萬億耳小刻呈覽蓋

行狀誌銘墓表統是矣所謂臘月三十者此也扣  
至此而貧與病自不能纏繞矣况僅僅衰白止碍  
人眼睛者乎是又弟收身後一條出身大路也若  
仁兄出身又是一局昨與馬老二談之頗熟渠六  
月半即來矣可促膝密證也若垂老之人頻頻生  
子真出乖弄醜仁兄不罰弟而乃賞弟何與何時  
握晤痛飲極談相思至苦

與沈無謀 六首

嚮讀新詩喫肯酒咀之不窮嚙之愈有蓋兩月餘

矣而受用佳貺正津津也盟丈清恙想脫然矣弟  
近來時苦心痛蓋嗜酒所致然亦有一種鬱盤礙  
膺之物撇脫不開者酒居十之半耳此語止畧向  
知己道何時握晤一控鬱陶真如饑渴弟有一槭  
與角五欲於堯李開時取一酌中之所二三兄弟  
圖一良覲第天時人事未知能湊手否目今出門  
跬步惟艱但恐至彼時又成虛願若何若何去冬  
敝州忽遭一大警至今病悻想盟丈亦為弟捏着  
兩把冷汗今其事與風雨俱往且看向下消息安  
穩便好思至此直是做夢弟近少少翻書亦少少  
賣書與此君殆將拱手且畧盤桓可笑亦可愴也  
弟思羽吉不減盟丈可出此箋共閱花朝在邇而  
淒苦如冬殊可怪或曰是當然耳不怪也

又

去歲臘月廿二日得盟丈書又讀兩絕句禾黍蒲  
柳慘於麥秀不忍言好中心藏之而已弟為人間  
事所攪已成庸人然昧昧思沈先生一話一言便  
如清涼樹下打坐不覺沸熱都捐昨晤程正夫見

盟夫扇上新詩灑灑如也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  
那得知其故敬為盟夫誦之弟有刻詩二紙又時  
文一篇衫履盡脫聊發心知百里一笑敬哉北來  
未知私覲否席杜諸子時相晤否盟夫近况何若  
幸一一見教臨穎紆馳

又

渴企中得心知一字真如元微之得江州司馬書  
也讀至踐踏數語塞默良久知盟夫於此自有消  
息不必弟再作一語相慰藉要之沈先生與盧先

生亦易地則皆然矣長歌可以當泣弟與盟夫努  
力頌古何如報國寺老松一題盟夫當急成章句  
以代我輩寤言精茗一瓶甚沃渴吻嘉密四器妙  
甚更與弟大戶相宜即開尊酌取旨酒顧影頹然  
如與三哥持杯相向柴桑老子有言偶有名酒無  
夕不飲今得此便足弟十夕之用矣二日前見子  
晉即詢盟夫近况又知羽吉讀禮已過小祥向來  
何不以一字相及怪之怪之見希道及盟夫如狂  
顧幸勿拘套數即抵牾可也大約老弟兄相會一

句是一句一杯是一杯且出門不易選友甚難盟  
友幸俯允脞說臨風紆戀

又

盟友三月廿日書四月十三日始到而小東於書  
到前幾日亦發則盟友之為先施明矣極感極愧  
捧讀手教令半載鬱懷一刻頓豁再讀所著唁松  
清明花柳詩用以下酒遂盡斗石而悲從中來不  
可斷絕則盟友哀樂過人中心達於手腕所謂一  
唱三歎有餘音者矣心服心服又讀茲月十六日

書不啻覲面握手雖然終不如聚首促膝之尤為  
親切也目下寇警少靖心魄頗安少需旬日盟友  
可偕羽吉覓一輕舸順流至德信宿小齋痛飲暢  
談推襟送抱一夜話十年書萬古愁同銷共饗不  
亦樂乎彼此各老大矣少日周旋機緣亦非小小  
真實不虛承命弟即將近日細碎詩篇收貯一筒  
候相見評論不請教三哥誰相如定吾文者外有  
小文字一篇呈覽又一冊送羽吉同社兄弟均致  
下懷臨風紆企

又

窮陰殺節急景彫年伏枕着床得三哥一字便覺  
喜滿大宅兼承佳惠甚愜燥吻肅茲再拜弟大病  
垂危百念俱灰惟文字結習難化左足已廢右手  
猶存而目力尚可從枕上度書日能數卷第隨過  
隨忘與自己分上一毫不相干則何益矣仲來回  
得鄒平告文賴如椽不淺極謝極謝伏念盟丈之  
於詩深乎其深矣弟心知之而口不能言豐於目  
儉於手既竭吾才無因得一滿志語以故年來逆

却韻本反舌無聲特好觀古人之詩及一二知己  
之詩如正夫其一人也即荷盟丈道及足仍應求  
之妙盟丈可將存藁自己刪定即宣聖亦不必乞  
靈何況朋友刪成可付第一閱弟如白家老婢稍  
有知識黎棗不乏願傳之其人俾海內稱詩者知  
九河之間有無謀先生為吟壘長城即最儉如弟  
者亦附名不朽幸甚至哉何可言喻明年二月間  
幸尋此盟至禱至禱昨從仲來處讀粲甫備荒刻  
冊有味乎其言之也見希致意可併出此字以代

一夕之談

又

曩會真成良覲明年春暮倘人事清暇則舊遊正  
可續也努力加食敢祝盟丈放懷喫酒弟又自祝  
緣邇來弟心境湫隘底滯忽忽不樂酒趣索然所  
以思還舊觀仍欲拜劉伯倫李太白為老師也八  
月間弟有事珂里子晉出手札相示循環不已即  
未獲謀面與把手相同轉盼間就是歲杪忽捧瑤  
華頓忘憔悴佳釀妙極與昨歲何異鮮蒲萄得未

曾有弟渴喉煙起更覺相宜咀嚼明德美動七情  
謹百拜以謝臨風馳企晤羽吉幸道相思

與孟幼輿 四首

九月廿一日弟巾車就道悠然而西一路軟淨廿  
五日抵滄水上敬仲勉庸驚喜無端以為德水從  
天而下也自此笑談周旋者二十多日備極人間  
朋友之樂興盡北歸主人及二三同人抱腰苦留  
幾廢食寢而弟之車又巾矣是行也主敬仲園上  
晨夕相狎吳于達逐日至勉庸偶有事郡城破八

九日及歸則卜夜以補之弟堅坐呼茶觀諸公之  
爛醉衝泥問月屢聽鷄啼稍暇輒走郭定之園亭  
觀魚賞花迫暮始旋劉長公時以素饌饌我瀕行  
又得劉先輩岳父學唐公子皆携具餞之東橋鄭  
重而別有女郎焉曰李愔字素心具林下風致酷  
嗜學問賤玉帛而貴文章十日之內雅集者三將  
行話別彈琴一曲送我我車已駕復追之定之園  
一拜手製少麪食相遺其小如粟其圓如珠其光  
潔如玉弟什襲藏之歸與諸兄弟作一湯會耳弟

此行得詩十首敬仲勉庸于達各作五言古一篇  
於前月廿六日始解笈於古屯古屯者清源之東  
屯而吾州之南屯也寥廓清奧起居自得行坐俱  
宜遣阿登至家以舒我母懷抱併候仁兄近况一  
切長語登能口之故不具

又

併日勞費謝不可言昔人云弛而不張文武不為  
仁兄欲斷自今日靜坐潛會此德脩罔覺之候也  
造化在手夫復何言弟亦欲收召魂魄稍養微力

以之官倘再得下茹回頭商量此事使弟効觀摩  
之誼更與弟一段熱心相符但恐此兄好喧終令  
此語委之道路柰何柰何秋色漸高白雲明月十  
倍常時吾輩肯却掃半月又不可不一命榼樽所  
謂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德水談道的的如此非  
幻輿吾誰與微言醉中得一絕句贈四麻疇昔之  
夜擾伊鷄湯施者倦矣報者可知乃報以一扇一  
詩恐伊不足且疇昔之夜鷄湯頗嫌油多弟又從  
而為之打油是益多也一笑一笑文水稿畧覘之

其息深深容着筆以復詩扇即煩仁兄便中致之  
弟無顏徑送也又一笑

又

仁兄戰勝好音弟傾耳以俟不携書不結伴最覺  
輕快妙哉妙哉即此是真消息灤水鵲山與聞斯  
語每次煩仁兄置書輒損淨鈔心甚赧然今次容  
弟酬直而後敢仰干末事大約史漢諸書俱已有  
茲所搜者全在宋人而南渡以後人文尤奇即元  
人有極佳者如元遺山之類是也南渡陸放翁刻

行矣此外如葉水心陳簡齋周平園陳止齋謝臯  
羽諸公如有遺集皆當物色即我朝如楊南峯徐  
武功定不尋常此外如雜鈔等項亦助聰明而黃  
山谷古本全集朱子語類皆真實有益之書也其  
他仁兄自能以意斟酌欲言不盡

又

仁兄置書數種約畧言之匏庵東洲俱是先輩名  
流即無詩文亦可傳况其詩若文儘有品質雪堂  
集大有徹亮處看之亦知世法禪錄一帙弟於宗

門不着脚遂不知其深淺孟有涯有與何大復一  
書其出處性情極似弟但弟文質無所底止不堪  
與有涯作隸古今人有侷相及而竟不相及者此  
是也聖學宗傳完上弟最愛泰伯箕子入我明則  
有王心齋先生所謂教外別傳也心老初時舉止  
頗劣登壇以後滴滴皆冰棒棒見血省得王龍溪  
多少間架羅近溪多少枝葉仁兄以為何如佳卷  
伏讀良久中邊已化乃見其芳文章至此方能歷  
倒時流自開戶牖弟強擬天氣環流四字彷彿近

之緣有岱雲先生點定不敢紛紜仁兄深造自得  
乃每見歎然使弟無得而相此壺子之所以示季  
咸也深乎深乎弟不知其誰何有徬徨太冲莫勝  
之側而已便中過我面談

與程正夫 七首

初五日與魯翁泊頭北二十里相遇喜不可言飲  
竟日而別詢社兄近况甚悉種玉滋蘭消息在眼  
謹浣抃以俟若某則再生之身既廢之病伏疴還  
家恍如隔世癡兒弱女觸緒牽情此外精氣一而通

何嘗一飯不在知己顧功令甚嚴起居宜慎倘畧  
畧放鬆便有開門延客飲酒高會之名聲矣為此  
特下忍力不見一人一則不便異同一則保全性  
命社兄天下解人定妙達此指白箋一幅呈覽恭  
承雪饌食指飛動不休即洗盞開尊放飯大嚼矣  
飽德醉心九頓載謝新茶少許附獻亦虛應故事  
云爾非佳品也寸心言不盡

又

衰病之人何敢言讀書直是閑不住耳向從出山

視漕一往發書昨在潞河因局完乞骸始命更鈔書若無善手藁草而已今茲還山杜門謝客日以閱書為事然癖性不能讀大書涉獵瑣碎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於唐詩中鈔出五言律一編名曰唐律清謠平生最愛黃山谷之人與文今乃取其集細細編排名曰山谷文鈔第繕寫乏人書成當在來歲則奉社長一覽臨清有一老明經曰汪大年范質老極重之近亦求其所輯書鈔得數本大約零星雜碎與某同病初無關係也某所涉獵者

甚夥既無人鈔又自不能鈔俱付之悠悠亦屬可惜萬首唐人絕句亦鈔得數冊尚有訂正向來惟楊升庵先生最號博洽著書百種後來有河南李子田耳前在江南得一徐元歎其人無求於世一味工詩某亦為渠作序尚未寄至過去之鍾伯敬見在之李寶弓凌茗柯俱重其人要其人其詩自可重也聞金壇有一于褒甫家最富而不出仕閉戶著書年已七十矣惜未之見也近來以布衣奔走一世者為陳眉公然而太閤山人中如王百穀

文不足觀而詩實可愛秦漢唐遠矣南宋有一人  
曰陸放翁真作家也昨在潞河鈔得渠詩一冊謹  
呈覽此不可為吾法而足以備我用徐文長其狡  
焉者耳某有微願倘得十年不死當了諸史及詩  
書二經目下且遊戲諸雜冊以為技峯蔓壑一笑  
一笑嗟乎生民要務惟應舉作官求田問舍讀書  
一事存可也亡可也要性之所近亦不敢辭惟問  
及乃道及亦聊代一夕之談

又

子田詩習唐而得其貌文筆亦不高大抵博綜自  
負元歎詩墜鍾伯敬雲霧今則能自立矣俱如社  
長所云尖酸二字深中注詩命根渠甚得意其詩  
題某以為絕不必昔人云奇過則凡况元未曾奇  
乎天下事勿論作文作人只以老實穩當為至唐  
詩之妙不可及處皆極妥極真而清微變化天趣  
溢出所以獨擅千古一至李長吉便覺面目青黃  
况極醜極歪如盧仝輩者乎某於詩元無才無學  
然穩妥二字非曰能之願學焉眼前惟有社長同

心合調遂敢吐其狂言在他人前則有喙三尺矣  
近來錢牧老為文章老手然其詩頗有誇富之累  
蓋為學問所打攪耳蓋代一手尚復爾爾他尚何  
言改彙領訖即粘諸壁上常目在之如覲清揚如  
聆語話容覓一扇煩社長書新作於上見字畫具  
有妙韻非敢佞也昨收拾書篋遇簡齋詩鈔不覺  
淚灑行間此老極在行極愛士其學詩實賴此老  
提携大恩難忘惟有太息社長近詩憾此老不及  
見耳前在臨清會孫二如深服簡翁幾不容口民

之秉彛好是懿德猶信

又

先集見貽穆然想見仁孝之性於簡冊之間大司  
空沒而不亾者慈孫留之也拜讀之餘歛衽增重  
又承台雅輯我先祖遺詩一字一金足補家乘先  
祖文魄實式憑之其曾孫叩感不待言矣社兄具  
良史材所著志畧某窺見一斑不勝羨服其有功  
於吾德甚大觀風者采錄定在所先真實不虛某  
謬有增益叅酌聊効一得杜亭詩話頗多不止應

沈等作今俱飽蠹魚沒塵埃矣止存柳夫人一首  
亦覺寥落意欲社兄作一記以不朽此亭又揆之  
誌體亦宜想仁者於此際不可讓也又有說焉杜  
亭既編入誌則東樓萬不可少以東樓為司空所  
建加以牧老題詩八首則東樓為魯靈光必矣編  
入誌中便中求虞山一序料虞山欣然命筆乃不  
虞社兄編纂一場候張九如赴揚州任順風一託  
計日可得也又記牧老東樓詩後有譚梁生詩二  
首魯翁一跋俱可編入以存故實至祝至祝某本

頌既荒口欲言而未能洗眼讀擬墨蠶測止此朱  
免孤負作者然文章之高美未嘗不意會也定當  
付梓流傳方見大雅某處梓人飽食握麴以俟

又

昨京信至撫軍廿四日回咨到部廿五日即蒙批  
准從此安枕養病生順死安屢承社兄挂念謹此  
仰慰仁懷併達魯翁是役也有人堅不肯出結且  
出異議又有人焉從而佐之惟靖遠相為昨有字  
至亦謂身到便了今俱付之東流矣可見凡事惟

有一天吾人惟有一誠其真老真白真酒真廢親  
友不信而官府信之滿州信之豈非天哉且雪堂  
出衙門久矣更有何人為某乎某平生仗忠信此  
殆其桴鼓耳昨沈無謀亦有字相訊放懷不下此  
又非同鄉共井之人也某感而泣下為社兄最相  
關切遂蔓延及此止共魯翁知之不足語人若大  
疏欲上一再思之則似不可者天下事同歸而殊  
途一致而百慮某自當為自身全廉耻為廊廟惜  
社兄其何說之詞以年則庸壯也以才則為

時所需也粉署含香少延歲月太守崇城正好展  
布豈可未出門而遽毀車馬望解人三思某極不  
喜人強人做官又不願人無故罷官平氣虛心揆  
之情理定當出此遂敢畢其愚忱希定省魯翁時  
以小帖尋味商量至祝至祝

又

讀何振先傳振先不死矣至文之錯綜變化飄忽  
渺真直逼古人居然作者惟社兄自知惟老夫獨  
解謹謝教九老行期尚遠俟渠移出公館吾輩可

携具一醉拙詩已送去矣承命某古文詞實勝於  
詩於古人關紐亦畧畧窺見但不喜留藁從四十  
以後所作雜文不下數百俱付廢紙篋中供煮肉  
用可笑亦可惜也偶存得一二種寥寥數則不衫  
不履直寄焉而已然甲申以後遂爾絕筆在心知  
前不敢匿醜望指示我中州集領到傅景老不飲  
酒而能款客雅趣翩翩致足樂也偶檢得惠泉兩  
壘雖屬隔年老水正喜其有先輩風流謹與知味  
者共

又

夜來見舍姪說社長理舊齋讀書某為之喜而起  
舞又社長不止讀書而兼能著書某謹取孟浩然  
詩句奉贈曰翰墨緣情製高深以意裁社長以為  
何如承手教實獲我心某久為詩酒所污學道本  
懷遂至墮落然而不能忘也昨元旦夙興觀大雪  
忽發深省鞭心礪志誓不下流憾力量既衰時序  
又暮恐不能究竟此事而意根結注終欲蓄茲一  
段靈光以備再來薪火不敢不勉神之聽之若社

長年力正精極好下手從今做去至某之齒則大  
丹成矣爾時某改頭換面恰是新學在座下聽法  
定當言下有省肅茲職志適晤百史詢風雅於吾  
州某首以社長應百老又雅重社長之品謂急流  
勇退卓不可及肅復併聞

答許繩齋先生

某夙於李思伯孝廉處諗先生道範繹先生法語  
則欣然願為之執鞭特以齒卑身賤未敢徑通尺  
一乃謬辱先生晨風遠遞開闔數四瞻之在前某

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獨貪慕名賢一念不敢  
後人松江徐思曠者千古軼材也某讀其書想見  
其人且聞其人有道氣又久困鹽車故於鄭青浦  
赴任諄復託焉期以國士之遇鄭君多聞好善天  
下有心人想於徐君特下陳榻遂致徐君通賤姓  
名於函丈此段因緣人也亦天也某不敏其敢忘  
先生之高誼及思曠之德音至先生楮尾所以效  
良箴於鄭君者更見君子之愛矣某敢代為書紳  
主臣小刻二冊順風請正又素卷一軸敬求先生

手書數語奉為司南臨啓可任懇企之至

與鄭淡石

相別整一年矣原期鯉魚風起可奉德音今燕山雪花如席如笠而南鴻尚在雲間可任盱馳弟隨分得一版曹都無所事惟欲乞一解差回家讀書耳以年兄之才品學識雲潤冰寒神明豈弟於青浦乎何有弟亦不敢雷同稱譽着糞佛頭第於年兄一片好善之懷獨自有感也徐思曠者弟未識其面而篤喜其文心肅肅如對古人遂以國士之

過託諸執事昨敝鄉許繩翁有一字謝弟其間致意年兄者甚至非年兄感恩曠之深何以此段因緣得達之繩翁而併以波及弟也譬諸草木其臭如蘭矣年兄鳴琴之餘著述復有幾種乞寄我以慰饑渴至望至望思曠全集亦思一讀憑穎飛動不盡惓惓

與韓廣文

不肖竊起寡聞之民也半生弄柔翰而未聞道上之不能台符古人次之不能抗旌今人單褻孤往

同塵閉關每若抱微言而無告親友周旋第以酒  
盃軟語溫之而已嗟乎誰則商及此事者哉乃當  
吾世而有韓先生未嘗謀面輒爾推襟豈非曠世  
之奇人希有之盛舉乎盥讀佳卷絳霄青芝似非  
人世間物已未兩義竟可壓場而佚於殼外是造  
物者欲老英雄之才而厚報之也天降時雨山川  
出雲來春杏信匪遙先生彈冠以疾不肖謬辱同  
薰可任舞蹈清貺謹登四事附以土物二種願學  
編紵之徵即訂札僑之雅表兄弟輩欣沾化雨三

復書紳併此申謝

答畢同年

弟非能忘情於功名者也特將母情深遂屢勉歸  
養蓋幾番度量屏營徬徨而後能決甚哉世味之  
牽人至此歸來仍作書生密娛自悅階下之苔日  
厚矣忽接台訊如對芝衡沐浴迴環不能已已廢  
承次貺彌重逡巡佳幣跪獻我母母極感年大厚  
誼命兒子北嚮百拜以謝弟又縱觀園樓歌詠不  
啻集羣玉而府之恍身遊其中作濠濮間想惟弟

俚言續貂不倫為可愧耳以年丈雄文綵筆如謝  
監山居自賦自注正足豪舉使弟鄙倍着穢佛頭  
此集不光矣真切真切陸君可既與年丈遊載披  
其詩翰真是可人恨來稍遲值弟闕已閉無可奉  
何弟立戒甚嚴君可見而知之不可一人一事稍  
涉異同使在月前則傾倒極矣一片未足羞遠客  
聊効昔人縞紵之義耳弟之歸養也全伏堂上老  
先生代題又過蒙獎藉不第感恩又兼知己萬祈  
年丈家書中道弟下悃從來堂屬未有古心厚道

成人之美如尊兄老先生而弟何幸身逢其會也  
中心藏之貞於沒齒附此端控伏冀留神

與侄裕

陸夫來知吾侄清吉阿叔選得一名戶部主事閒  
漕冷局正好讀書惟京中日子不易過手中銀子  
不見使一切起居俱從苟簡又生性淡懦不能追  
嗜逐好過一年半載有好差出決不能共人講搶  
惟匡坐讀書而已做書生時日夜望做官及官矣  
仍是一書生耳可笑也侄勇猛精進極喜極喜但

脩為有序不可太銳以蹈迫蹙之轍讀書之暇風  
前月下一觴一詠未為不可我墨卷有脉理而失  
之平房稿刻十八首中有七八首大通令人耳目  
頓易我欲摘出另刻一薄帙使吾鄉知我為不魯  
廢業人又恐驚壞大眾柰何然此房故多勗敵如  
翁如鄭如宋如江西之陳之龔皆卓乎自開宇宙  
者也書肆中近出一項進士稿明悟透髓高古絕  
倫吾侄試觀之文心當有勃然者矣其餘平平耳  
方又宗既已丁憂考期想尚遲然不可因此稍懈

第厲正在此時此道純是精神用事精神能透出  
他人自然擊節矣我歸當在六月杪爾時與吾侄  
細論之

又

前偶輯舊讀制義約二千首又一汰之得六百餘  
首從而名之曰文心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余  
生平不能持論又不喜與人爭競故大廷廣衆談  
文之時甚少所秘密受用者惟此心耳簡端兩序  
畧見胸懷人第知余之隨人而不知余之自用乃

如此一笑一笑每見侄喜看余批選津津不能舍  
天骨向之間得此知已樂矣老泉集舊有二本乃  
照三蘇文選中鈔出者偶見趙夢白老泉集選一  
冊大有好處侄可細細閱之又唐荆川文編余昔  
日在古屯養病曾批點六本併可一覽爾時猶能  
讀書今則老矣倦矣無本末無終始竟日頽然可  
嘆也適黃河崖人來報晚菴消息三四日間即爛  
燬或十五十六希定一期吾兩人襜被竟去以踐  
宿約以菴源代竹林也

與陳雪灘

用潛兄行曾附一牘想達久矣伏思弟叨翁兄知  
最深悠悠莫莫未知報德何時通夢交魂推衿送  
抱惟託之寤寐而已入秋以來閉關自繭少陵所  
謂自斷此生休問天第實有之而附郭家落無杜  
曲桑麻憂道憂貧何適而可所恃翁兄知己天下  
一人耳翁兄岩居三載眼淨心寧而後出任天下  
之重麴蘖塩梅舟楫霖雨第窮老東岡有餘適矣  
茲因劉仲寬赴任敬謁翁兄遠寄此字弟居平不

能津仲寬惟作關汝州楊成都二紙秀才人情舊  
規如是晉仲近况何如自齊尾望西川不止八千  
里路矣弟顏尚朱而髮已宣晉仲想亦微微有鬚  
耶一笑公務亦有文字往還否弟一貧徹骨又無  
子息未老而衰霜髯蓬鬢獨喜近來文心頗恣詩  
律漸細夜即自大不敢多讓古人心不同有如  
其面苦其冷暖獨笑獨歌行路悠悠固不足論即  
二三兄弟猶未免以酒人徇我以快士賞我我與  
我周疑久寧作我吾斯能信匹夫之志不可奪矣  
至若身世遭際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每誦孝標自  
比敬通語輒鼻酸淨下君平棄世世棄君平人既  
嫌我真我又嫌人不真過此以往惟請杜五郎作  
先生耳隱居放言不罪不罪

與童將軍

生性畏暑加以親戚囉咤日日在酒食地獄中汗  
以斗量乃人世未有之苦也故又欲扳大將軍一  
醉嫌肺腸不清尚爾次且俟中秋左右白露明河  
爽撲衿袖當卜晝卜夜一傾年來積渴也

與平湖令程畸人

弟諸生時讀書馬北翁衙齋與貴治馬遠之共研  
席者三年受其劄磨最深習其文行亦最深弟心  
嚴而兄事之不敢以鴈行進乃弟已騰躍數武遠  
之猶凝息六月尋想天人良可笑嘆而遠之又恥  
以文見長洗心繕性如大玉天球每每青鞋布襪  
入山峯萬壑中夜靜焚香松聲徐引其於里社家  
園未數數然也當今之世而講良背行庭之學則  
遠之一人而已貴治有如此瑋士而弟匿不以聞

亦何所逃罪用是不避蕪鄙齋沐而獻於台臺也

與葉橫水令

乙丑之役獲陪老年臺看花長安恨馬蹄紛錯良  
晤終懸每一思存可勝耿企况附維桑之未尚塵  
折芟之歡幸鳧飛河潤近在伐柯渺渺企予仙仙  
欲往久擬奏劄一控相思偶貴治有隱君子曰崔  
彌高還里之便敬附八行崔君與弟遊最久弟知  
之最悉其人足稱天下長者而囊底智甚饒博物  
洽聞如探淵海復長於兵而火攻尤妙亦曾經大

人先生物色欲授以偏裨崔君泊如也布袍草履  
徒步南岡目今年望八矣而神觀逾超弟每以趙  
營平之業期之崔君笑而不答且力能起人沉痾  
非藥非物六老手幾摩霍然良已當吾世而有此  
竒人遂如枯枝稿蚓惜矣惜矣今茲上謁百無所  
煩但得邦君稍賜顏色便勝十朋九鼎矣

答賀勞山

苦雨愁霖生趣幾盡忽捧社翁一字恍如鐘鼓報  
新晴也快甚快甚弟自號老鐵乃言其不成器也  
沒有鋒稜一段頑鈍可笑之物耳如社翁所說則  
老鐵貴矣老鐵敢乎哉佳贖件件精絕有爾具又  
有酒具遠道相將更為瑯重謹謝

與侄裕

尚書說統尋出矣只此一部便一了百當但中有  
竅會必面指方明昨夜靜味侄談論俱根極理要  
一變至道從此事業無涯歸來喜而不寐雨中無  
事又尋出許多應酬書稿文莫吾猶人也躬行未  
得惟有愾歎然內亦有數幅可鈔而誦讀者在我

侄擇之明晨希挾朝氣而至玩初日芙蓉即午可  
以收局不欲區區餽飭令賢者執熟也

又

場中消息務要綿密肥潤次第井井至見成語切  
不可混用至祝至祝時迫矣亦不必翻書冥目靜  
坐或散步微吟以養全力開喜神可也

又

首作有微言妙論入手便得法度是矣是矣大約  
此題俱是極力唱采語微管仲句脉從民到於今

受其賜來豈若句則借容形主闡出英雄作用個  
儻圓明之故矣二句原是一氣於過文處再加盪  
醬反隔次作本章開口便提一個堯舜之道作話  
橋乃是劈要字的大斧末復云以堯舜之道要湯  
從遊戲中出大正經就案翻案竝如鐵山認之認  
之

尊水園集畧補遺目錄

程先貞正夫

德州盧世澹德水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祭文

祭紀化成

祭張孺人

祭金顯真

尊水園集畧

祭文補遺

祭紀化成

年月日弟世濯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致祭於化成紀表兄之靈曰嗚呼道喪千載人惜其情有酒不飲但願浮名苦心抑志踰為尊生百年鼎鼎如流電驚所以達士觀物獨精解粘釋縛掉臂遊行達士為誰紀凡化成萬夫之望千人之英當其弱冠頭角崢嶸掉鞅文苑先諸子鳴摧鋒飲

羽頰袖膠費數竒不偶長缺短檠日月逝矣匏繫  
柴荆青衿歷落南面百城莫我知夫且進此觥一  
醉一石五斗解醒兄事杜康弟畜劉伶嬉笑怒罵  
桓溫老兵友道最重鳥鳴嚶嚶慷慨一諾千金為  
輕俠腸傲骨磊砢難平雖復忤人寔無所爭九天  
霧淨萬壑水清葺以薜荔雜以蓀蘅古之狂肆誰  
能與京今也則止空睇銘旌裴徊玄度慟歎公榮  
椒漿桂醕舒杓力鑄神之格思肅此待傾尚饗

祭張孺人

年月日弟世濶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致  
祭於敕封太孺人張母王太君之靈曰余與中翰  
君之定交也垂二十年登堂拜母灼知太孺人之  
為古賢大孺人歌黃鵠最蚤一身而送往事居家  
課子幾廢冷眠精心密畫自蘋藩以暨柸棬酒漿  
纂組錡釜豆籩蓋天骨卓立辛苦貞堅能明大義  
能斷大事能享大全中翰令器不負三遷副以介  
弟金玉相宜協心養志朝夕奉太孺人以相周旋  
道形而上人盡而天五福既脩彤管煇焉綸音麗

賁翟第標鮮猗歟女中之夫子而至坤之大乾會  
弘昌大有終無牽試取古淑女以繫度誰曰不然  
小子非敢為佞惟沉吟相舟之篇炙絮束帛戈敬  
敷衽以陳詞乞小駐夫雲輶尚饗

祭金顯真

年月日友弟世灌謹以香酒致祭於文學顯真先  
生金二夫之靈曰嗚呼哀哉昔者吾友越世高華  
自開戶牖俯視等夷德齊地醜發為文章獨闢關  
紐峯峯出雲絲絲入扣一字九賓嗟同敝帚青老

其衿數竒不偶與朋友交有孚盈缶焦腑如冰藩  
籬盡剖矜麟鳳遊啖牛馬走平生養勇喜北宮黜  
無弱亦嬰無侮黃耆無嚴諸侯逆吮必嘔道廣幅  
寬不哇不畝皂帽紅裙健兒迂叟當其會心盡皆  
把手隆思古人桑陰杵臼聲氣之餘謬及於某某  
不能俠差工於酒持洞庭春澆談天口夏淺詢蓮  
春深問柳新炊聞梁夜雨剪韭醉被共眠交足及  
肘宵亦供張卯復至酉日月逝矣此情不朽魂兮  
歸來共傾大斗沼沚澗溪秬鬯二旨尚饗

讀來共耐人半欲出而無時也二首由錄

批實亦如如時時至而日以此矣此亦不殊異也

春不問時時出聞果亦兩實也細辨共辨文以

其亦如如時時至而日以此矣此亦不殊異也

其亦如如時時至而日以此矣此亦不殊異也

其亦如如時時至而日以此矣此亦不殊異也

其亦如如時時至而日以此矣此亦不殊異也

其亦如如時時至而日以此矣此亦不殊異也

其亦如如時時至而日以此矣此亦不殊異也

尊水園集畧補遺目錄

程先貞正夫

德州盧世淮德水著 受教李 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詩

陪黃東厓談藝

贈萬吉人 二首

贈周彛仲

贈朱蔚園

尊水園集畧  
補遺  
程正夫千里傳書云云

晤凌茗柯舟中云云二首

趙季含過訪有序二首

酬言共十八首

尊水園集畧

詩補遺

陪黃東崖談藝

東崖謂從王覺四先輩論詩數揚扝有餘不盡之妙

從君聽款語詩竟未曾亡何待人矜重要須自忖

量高心鄰客氣孤秀藉群芳不盡淵然意披襟再

四商

贈萬吉人

君是乾坤倚仗身一番挫折愈精神抗言異代憐  
同調求友今時得古人緩步高峯詩價定比肩管

樂品流真尋常鷄黍深相款對榻蕭然意更親

次韻再贈

鍾鼎山林各有身文章交道互藏神秉心不敢輕  
流輩畜眼今纔見若人把酒偶將賢聖較稱詩還  
取性情真一泓淡水相成處膠漆原來却未親

贈周彝仲仍次前韻

相逢誰是自繇身落落如君有遠神擺却塵凡存  
雅意保全善類賴仁人弟兄友愛園林好師友交  
情患難真一劍家藏今脫贈生平喜與道緣親

贈朱蔚園仍次前韻

朗月冰壺瀟灑身洪流浩浩蕩風神詩文社裏推  
尊宿簪笏場中出解人態度低回嫌我老胸懷直  
舉羨君真傾杯夜半談彌雋新得相知分外親  
程正夫千里傳書念及老病貺我七字長句  
藹如也賡念老饕遙分佳菓咀嚼德馨臨風  
再拜倚歌而和仍付來使

木下天高冷色新接君一字藹如春詩腸別具饒  
仙韻書目遙緘脫宦塵

正夫貺成均書  
目俟我檢鈔

精謹風流

瞻具美文章政事識分身食甘知味思彌苦伏枕  
裁書託鴈臣

晤凌茗柯舟中晨光初動暑氣自清恍濯魄  
於冰壺也

艇子冷冷傍晚曉河對君只似對維摩胸中閑氣消

除盡把酒臨流一嘯歌

時茗柯自都兵垣出叅知福建

掉鞅詞壇列衆雄誰知清遠是宗風如憑俎豆通

今古作佛成仙七字中

茗柯論文貴在清遠又有贈余杜亭詩云如憑俎豆

通今古豈止詩又脩典刑

趙季含過訪 有序

季含名世英關中人關中昔多博雅今惟文

木青先生巋然如魯靈光季含求友四方勤

學好問於文先生尤數數云季含本業之外

尤殫精於詩兼工古文辭丁丑試禮部出楊

伯祥太史門既收復漏太史惋惜良深季含

感佩知己文筒請益無虛月會借羶景庠景

去德可六十里季含聞聲相思携輕騎過我

草堂時方盛暑尊酒論文灑灑如也信宿而

別無一點塵俗氣小詩相贈情見乎辭  
一見溫然君子儒微言掌上出明珠縱談太華登  
臨勝天外三峯湧座隅  
頌得新詩字字佳天然全不費安排行間忽得驚  
入語海立山奔豈受埋

酬言

王鳴埜自江南來啓其行橐光怪豔發迫而  
視之則清漳江夏防風海虞雲陽金沙諸君  
子贈余之詩及所著之書咸在焉盧子且讀

且拜不覺心醉已復自念山東酒徒何與人  
事而諸君子鄭重若此惟有感與愧而已欲  
倚歌而和苦才思荒畧不能成章漫為口號  
薄控心區命曰酬言非報也祇以申暢來貺  
云爾

劉無疆

不仙不將非男兒

無疆詩句

解帶披襟誦爾詩智伯頭

顛為飲器更烹白石膾靈芝

捲却唐音謝楚辭天真爛漫是吾師喜君不作差

排語朗月當空一問之

郭無傷

齋心恭閱黃離集發興高吟寶劍篇未墜家聲惟

爾力慈孫孝子世稱賢

黃離集係尊甫文毅公所著

恭喜詞壇得老鮪相看厭從軍詩

無傷近有從軍七言律詩

十濟南卓亮弇州細江夏於今又出奇

茅止生

九仙骨自茅家有經濟場中老斲輪涕淚受官為

大帥生來不幸作文人

君憶山陰陸放翁眼穿夢斷九州同可憐數斛英

雄血潑向雕蟲汗簡中

止生著作甚富近又有石民近稿石堂彙刻

何士龍

士龍一弱秀才追隨虞山先生不避風雨

超然人表有阿龍患難從師得所宗萬仞虞山天

下仰今番許爾一登峯

李孟芳

爛醉何人念老狂悲歌斫地有王郎杜陵青眼頻

頻望擬把襟期託孟芳

多君高義古人同敢不欽承立下風傳得相思惟

鴈字殷勤兩地送飛鴻

毛子晉

翰林作主墨為卿萬卷繇來勝百城欲覓雅人深  
致處山齋匡坐一燈明

丁卯橋邊詩韻高三羅昭諫氣尤豪遺編如土誰  
收拾絲繡平原有大毛

子晉近將丁卯  
甲乙兩集授梓

賀函叔

忽從世外得佳人玉骨煙姿淑且真不必揚蛾驚  
女伴隨宜梳洗自清新

昔者曾遊地肺山茫茫空手隻身還因君舉似生  
回味何可相携洞壑間

賀無黨

諸城舊日神明宰請劍先年武部郎寄得篁川詩  
一首行間墨裏靜生香

于昭彥

君家冰雪淨聰明聞警詩中富甲兵

昭彥近有聞  
警七言律詩

六首神駿千金憑剪拂雄風散入四蹄輕

絕妙文章出月儀

昭彥有月  
儀閣文藁

青霞天半想鬚眉

連太白時相見家學淵源自得師尊甫如翁先生

周仲馭

誰搜碧血開青史烈士哀歌不等閑讀罷凜然風雨至周侯識力定於山

真詩縹緲自天來想得山中匠意裁寶色扇頭時挺動從今一日百回開

墓誌銘附

高郵王永吉鐵山撰文

余同年友德水盧公既沒日月將葬有期矣其孝子松祐等走使千里持工部郎程君先貞所為狀特請余誌其隧中之石余淚灑行間累歎不能卒業憶自甲申離亂之後同籍兄弟落落如晨星率皆阻隔關河不相聞問戊子四月余放舟南還得與公促膝道故凡言所能盡與言所不能盡者無不曲折透露日出而飲日入而罷瀕行與公訣曰

從此南北殊絕須沉醉如泥兩不相識乃可分手  
大叫狂呼進爵無筭薄暮登舟果不記如何別去  
辛卯八月余再起趨朝意謂可重續舊歡時公  
避地平原余登堂瞻顧悵然者久之比入京兩寓  
畫倫極縷縷豈謂公遽已沒耶用是心裂腸摧不  
能自已則以余兩人交情在世俗形骸之外向年  
一會遂成千古茫茫海內心知何人嗚呼其可悲  
也已雖然又憶公之詩有曰攢簇身後計學古預  
製棺棺材乃榔料古朴而長寬一朝化異物魂魄

足盤桓公今盤桓於古朴長寬之棺中應為奔走  
京塵僕僕牛馬之勞人蹙額嘆息而余顧為公悲  
余則陋矣遂不辭煩冗枚淚而誌之按狀公諱世  
灌字德水別號紫房晚稱南村病叟本涑水人明  
初徙德州左衛數傳為涑西公宗哲嘉靖乙未進  
士繇翰林簡討歷官光祿卿宗哲生茂歷官歸德  
府通判茂生永錫太學生以公贈承德郎戶部主  
事配紀氏恩縣人故禮科給事中山西岢嵐道紀  
公公巡女以公封太安人生二子長世滋太學生

次即公公九齡而孤哀毀如成人。事母太安人暨兄弟姊孝友特至不可須臾離。或卒業村墅即一鉢意未嘗不在庭闈也。十八歲入郡學試則必冠其耦。又十年而舉於鄉。又十年為天啓乙丑實與余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未幾趨歸侍太安人。養太安人既天年終。栖遲久之始強起補禮部。旋改御史僭漕運。適久旱河竭賊盜生發。條議上聞皆犁然中窾。艱阻備嘗。僅得竣役。世雅羨臺官雄要公。又勞苦有功。少濡忍其間。循資取卿寺。猶掇之耳。

乃復移疾趨歸。掉頭不顧矣。清興即家拜監察御史。徵詣京師。病篤不能行。蒙恩以原官在籍調理。卒於家。鄉之人以為孝友忠貞。名行脩立。稱其為鄉先生也。請祀之學宮。而程君輯其遺文。以行於世。公生於萬曆戊子十二月初三日。卒於順治癸巳三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配謝氏。浙江道御史。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謝公廷策女。封安人。繼配程氏。側室陳氏。高氏。杜氏。生六男二女。松祐庠生。娶故城人。禮部主事王開期女。孝餘娶

內院大學士太傅吏部尚書謚清義謝公陞女原  
留聘陝西道御史羅國士女觀德聘舉人趙起鳳  
女尊水聘交河人山西道御史蘇銓女僕夫聘山  
西驛傳道僉事李讚明女孫男一道繩松祐出茲  
卜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起謝安人合葬城  
南祖塋之次今夫程君之言曰公瓌瑋個儻髯而  
頎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指顧嘯談精光四射性嗜  
酒多而不亂日惟以詩書自娛然而坦蕩真醇誠  
能動物一與公涉則族而族人鄉而鄉人官而官

之兆入鼻間栩栩皆以為盧公愛已而願為之死  
海內士大夫聲應氣求以至游俠方技輕客畸人  
効用不乏又心地明徹料事多中雖不言而示人  
以微事定始覺其異筮仕以還即耿耿不寐如有  
隱憂以故絕意功名一出領汎舟之役非其本懷  
也甲申春龍蛇起陸之時公手誅偽牧勇往直前  
發■宗之喪哀感傍人矢死靡他此豈知有義  
旗西指蕩滌兇逆者乎孔子謂仁者必有勇惟公  
有焉託庇熙朝獨與仲長子光瘡痍相對以原

官終其身公則曰我鄙人也病廢之餘飲酒賦詩而已他何知哉十年前自作棺擲掃除墓地浸假而以及死為輪以神為馬亦因而乘之耳迹其平生淡泊寧靜凡世間聲色臭味珍竒玩好舉不足以櫻其意所謂杜亭畫扇齋匿峯庵諸勝茆屋耳獨架上有書萬卷數鴟夷俯仰其內清夜誦讀夾案燃巨燭每至達旦稱詩一遵少陵顧其詩亦頗類青蓮獨飲酒則不論賢愚貴賤汎濫喧雜俾晝作夜或一日至數十家畧無倦容食豕如食人然非

玩世肆志者比也文曰世所號為大賢者理學經濟氣節三者盡之矣公詩酒自汗於三者必不肯居於其名而真理學真經濟真氣節乃反在是其所謂詩酒者性所近歟見天下事不復可為而早自知幾預逃以晦其迹耶澆吾塊壘寄吾呻吟耳理學經濟氣節根柢在焉不得已而應之未始出其宗矣大器高材潛龍勿用以詩酒自汗而使人亦莫繇以明其非也此公之所以為公者也程君之言如此余不識程君為何人觀其議論明爽信

而有徵足為盧公寫照因稟括其語為銘曰廣川  
之野厥風樂易是生偉人拔乎其萃圭璧瑚璉蔚  
為重器筮仕戶曹持籌會計將毋來諗承顏養志  
免喪復命出入諷議挽漕汎舟鞠躬盡瘁慨賦歸  
歟琴書自嬉詩酒從容五經鼓吹大寇西來邦家  
覆墜手提長劍斬除醜類舊君有服糝糊涕泗萬  
死一生無所回避歸命 熙朝君子喻義俾復原  
官山中穩睡乾坤既老六子用事遠比盧敖烟霞  
嬉戲全節完名俯仰不媿衛河環抱佳城幽閔我

作銘辭納諸埏隧億萬斯年發祥啓瑞

跋

先侍御一生精力盡於讀書而操觚自運者甚少

間有著作又不喜別存底稿方見背諸孤時孝餘

始十餘歲文章之事一無所知而迷離摧毀中致

使當年手蹟散落幾盡諸孤之罪擢髮不可悉矣

幸賴表兄程正夫與陳幼仲趙仲啓李星來四先

生為之收貯梨為十二冊題曰尊水園集畧尊水

園者先侍御讀書之所集畧者綠此集計可得十

分之四五猶欲待大全於異日也先侍御文魄實

式憑之諸孤踴躍感激所不必言 孝餘捧承涕泣  
謹藉皮為楮削骨代頰舉付剗以傳不朽嗟乎  
先侍御精神颯颯然隱現集中矣即文以見道論  
世而知人是在後之君子加之意爾 孝餘 何敢贊  
一辭也因三沐三薰記歲月於紙尾順治庚子不  
肖男孝餘謹跋



